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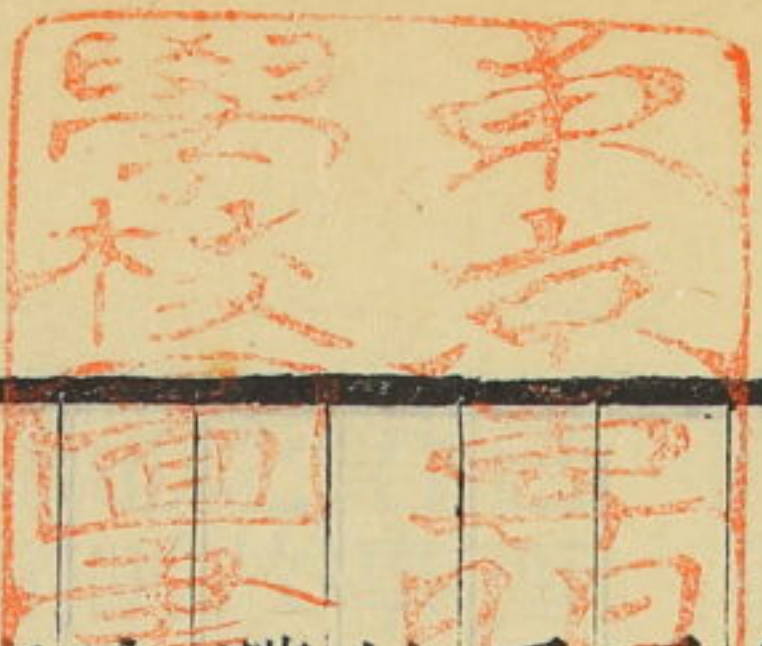
金文最



和
342
15



利
29分
1分



金文最卷五十三目錄

墓碑

信武曹君阡表

元好問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元好問

故帥閻侯墓表

元好問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元好問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元好問

龍山趙氏新塋碑

元好問

冠氏趙侯先塋碑

元好問

西甯州同知張公墓碑

元好問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元好問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墓碑

元好問

孫伯英墓碣

元好問

以上原列卷一百六

所錢支
有詢那

金文最卷五十三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信武曹君阡表

元好問

已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參佐曹侯椿年持其先人信武
 君事狀再拜涕泗為予言往者過太原嘗以宗人益甫咫尺之書
 之故得見顏色時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
 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案事狀
 益甫所撰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為
 論次之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為隰州人隰州之以資雄鄉里者
 累十數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人獲稱
 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夫某之女父鎮資仁厚有士風
 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其第五子也韶齏受學年十二孤初父
 病革獨念君未有所立殊以為憂及父沒君持喪如成人未幾母

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為人謹厚舉動不碌碌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植既老君事之惟謹疾則躬侍湯藥存拊諸孤更爲調贍有聞之者君不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之況兄之子乎貞祐之兵隰州破羣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倅獨存今逃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倅以歸可乎眾曰諾乃安集境內還倅於州羣黨破散遺民賴之以安有欲推君爲官長者君義而卻之明年大飢民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不一錢取也興定己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終陽邁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檢法某之女閨門肅睦內助之力爲多君歿之兩月州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給兵士言我主婦蠶財所在當盡指示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寬夫人私語之曰

若等自爲計吾老矣終不能苟活以重吾兒憂遂俱兵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祿吾般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耶兵士怒縛之夫人罵不絕口而死生子三人長卽椿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爲真定參謀椿年大安中出粟佐軍仕爲綏德令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兄蔭祇候承奉班諸孫皆尚幼孤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夫人附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爲政之方施於閭門義存義亡凜凜皚皚崑玉秋霜墓石有銘德潛而光我卜曹宗偕隰川其未央

遺山集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爲農家而以義俠見稱公資稟沈默見於童幼及長驍勇善騎射志膽堅決輩流中少見其比衛紹王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誇

示鄉閭者公慷慨奮發不甘落其後乃棄家事不問俠游燕趙間
貞祐南渡河朔板蕩豪傑競起公從今萬戶張公聚族屬鄉曲保
西山之東流鳩別自爲一軍及張君副經略苗公道潤承制封拜
公亦受定遠大將軍恆州刺史居無幾何國兵由紫荆而南張公
以馬跌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鳩下
諭公使降公盛爲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爲爪
牙且嘉其忠憤不撓力爲保全益以腹心倚之宋將彭義斌旣破
東平隨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待爲勅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
斌提銳卒數千北向猝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
其鋒義斌懼焉武仙劫般主帥並山郡縣反爲金張公會諸道兵
擊之公時攝帥府事將騎五百步卒三千鼓行而西聞敵將保郎
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謂部曲言歸師而遏之兵家所禁不若
設伏山下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鬪志吾邀擊之取獸於穴得志
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所料時別將有陷陳

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諸叛者相繼降附進逼真定仙懼南
奔轉戰逐北遂攻彰德彰德下略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衲
軍夜至公獨搏戰奮戈大呼營中驚奮皆殊死鬪衲軍敗走填壓
山谷閒無慮數百人益都之役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
之獲軍資甚眾城中軍突出將爲犄角公隨以短兵遮擊敵退保
不復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張公開幕府滿
城公爲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帥及師還兼行兩安州帥府事
移軍唐縣鎮退西山者累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峯山
明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興軍北渡平章白撒攻圍衛州
公力戰卻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復攝府事從征淮右歲甲午朝
廷第功張公因陞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戰功最多乞加寵擢
於是特恩以寶書金符授公行軍千戶自是愈自奮勵其破棗陽
攻光黃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略授
公使戰公亦稟而後行故所至克捷幕府統城三十遭離喪亂人

物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歎而就安安出於翼贊者爲多
計公之功蓋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
敬純至問安視膳躬侍湯藥士大夫以爲知禮壬寅秋丁內艱適
在病中比襄事哀毀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
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正寢越某日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
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潞州錄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爲法子男
五人長珪襲公職出屯河南次曰琚順天路人匠總管雄州新城
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人長適千戶賈某早卒
次女繼焉亦毛出也次適聶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尙
幼公美鬚髯舉止詳雅有素宦之風恬於喜怒未嘗見於色每戰
勝將佐其爲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黃州也宋兵乘昏
莫奄至公率銳卒與戰主帥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黃馬者戰甚
力而不知爲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太
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教公毋妄殺重惜物命公亦視母意所

在以寬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
爲士人卽館之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降虜者今眞見之常
以時俗侈靡相尙中歲以來尤尙純素出入會計見之朱墨者率
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來赴者必重爲賙給負責則往往折券
以貸之識者謂公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
考祥必當敦龐耆艾五福具備今祿不酬庸壽不符德者乃如此
天之報施可易量耶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之先
塋以僕辱在葭葦之末以神道碑爲請乃爲件右之其銘曰
沈鷺其姿角逐其時鬱無所施豪傑以爲資成周旣東日薄崦嵫
志橫潰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義釋嚴顏殆天使之大邦維藩虎
臣桓桓爪牙方張而傅之羽翰蛇矛突前奮力如湍堅陳枯株名
城彈丸有來創罷革膚靡完豺狼荆棘挈之安安我恩我威爾煦
爾寒疾疫剛瘴孰我敢干北方之強碣石盤盤戰功曰多公與不
刊勒銘豐碑以永後觀重侯兮累將戛戛乎厥初之難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元好問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掃地後生所習見唯馳逐射獵
 之事莅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既成恬不知怪惟侯在
 軍旅中日以文史自隨延致名儒考論今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
 投壺雅詠揮塵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
 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
 來將佐令長皆興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推究源委蓋自
 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為冠氏人曾祖諱存金國初
 官保義校尉祖諱誠明昌中歲飢發粟賑貧為鄉曲所歸考諱林
 貞祐之亂以鄉豪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
 校尉歿於王事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即忠顯君之次子也趙
 為大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即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縣酒
 罷官歸遂為縣防城提控屬大朝兵勢浸盛避於洺水洺州防禦
 使蘇政召幕府擬充冠氏令耕稼既廢城邑無所恃乃挈縣人壁

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臺特進公於青厓固行臺聞侯
 之名隸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兼前
 職甲申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搖侯謂業已事
 行臺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後舉耳乃率將
 佐往依大將孛里海軍未幾破義斌於真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
 名府路兵馬都總管事階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還冠氏先是
 故帥李泉為義斌所攻既降之矣大軍至怒其反復有屠城之議
 侯救護百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
 椿輩納河南軍從宜鄭侗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為計侯每戰每勝
 氣不少衰某月侗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戰三晝夜侗
 度不能下乘大風晦冥而遁已丑五月朝於北庭所上便民事皆
 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其論列且當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黃龍堙
 失利將佐千餘人被俘侯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宣授
 行軍千戶仍賜金符戊戌南征駐兵蘄黃聞被病還以庚子夏五

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於縣治之正寢娶杜氏封某郡夫人
 子男六人長復亨次泰亨賁亨柔亨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東
 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答里甲幼在室侯資重厚造次必以禮
 事太夫人孝意所嚮必奉之惟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
 女亦擇時貴嫁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答一人誅殺不論也人
 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為調卹之脫之於奴虜活之於屠戮者前後
 不勝算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為意也初縣經喪亂之後荆棘滿
 野敝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備禦
 盜賊勸課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上下如一四
 境之內獨為樂土賓客至者燕享犒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而
 退皆相與稱歎以為侯之材蓋有大過人者矣大槩侯所長者甚
 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遊皆天下名士氣節之所感激
 論議之所熏習鷹揚虎視自當有萬里之望百未一出竟齎志以
 歿此有識之士所以深悼而屢歎也孤子復亨等以某年十二月

庚寅朔舉侯之柩葬於保義里之先塋禮也既已事以予嘗得幸
 於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為請予往客平陽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
 叔父之命將就學於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別軍行河平予
 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
 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
 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嗚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為之碑而系之
 以銘銘曰

趙侯翩翩蚤有稱乘時雲風志騫騰伯府選勞乃進登樹之旂旄
 冠氏懲大縣萬家既分崩疲癯之民侯所矜摩拊不給矧暴陵連
 亡日來月有增四野載闕歲載登昔無粗麻今續繪寶禮師儒講
 顏曾奕邑子弟前伏膺絃歌洋洋通薛滕東州百城文治興繁誰
 宏之侯所宏仁心為質莫我能躬不受社豈所應孰為除之又孰
 乘我侯種德既有徵趙方亢宗理可憑咨爾嗣人其敬承
 故帥閭侯墓表

元好問

辛丑元日子方客東平載之盛爲具召予及大興張聖子祁人宋文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太原崔君卿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養素齋載之先病於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既洽談謔閒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權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無大小能得其謹心以故來哭者皆爲之盡哀將葬孤子德榮請於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磨滅耶予卽爲敘其平生使刻之石載之姓閻氏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於上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四子載之其第三子也少穎悟知讀書及長仕州縣累至公府掾上黨公開壁馬武砦遣別將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國兵略地上黨公選懦不能軍乘夜潰圍而遁載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

是時州人數萬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尋有譖於行臺者以爲載之多斂部民金而私貯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行臺直之加懷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昭義軍節度使事先太師承制封拜載之用行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義軍節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糧數萬選壯士數千守潞州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命遷州人眞定散處漳水之上恆山公仙旣降復謀南歸乃刦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開頗知載之參佐諸人又爲之出力乃釋不誅放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歸行臺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賓從處之凡燕犒賞賜無不預浮沈酒閒者十年卒以樂死時年五十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長卽德榮次義榮女一人嫁爲進士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權葬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厓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藪澤而枯不木石而愚身爲鴟夷日

與酒俱憤則以舒燥則以濡虛舟悠然聽其所如六合蘧廬八荒
庭除蝸左區區化而為大庭之居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萬期
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婁有車而弗驅溘死中途他人是娛顧雖
不死殆暴齒露骼鬼籍而強行者歟

遺山集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元好問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
子壻來請曰侯之葬久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
以屬筆使不隨世沒滅為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
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為業貞祐
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邱猝為遊騎所馳因
逃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草閒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
宰相蕭國侯公摯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焉侯因被蕭公指
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
興定戊寅宋軍出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侯從陳侯

而東以功補昭信校尉遙授章邱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
張林反山東土崩宋保甯節度李全入據益都用為帳前都統換
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益都城食盡保甯計無所出閉戶
將自經侯排戶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縱城中無噍類矣太
師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為數十萬生聚之地
乎保甯悔悟隨詣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
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
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閒夙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侘部曲莫
能及也凡略地於澶淵於淮楚於徐亳於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
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愬者率以不測為憂侯曲為
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贖貸末減前後不勝數
侯不自言亦無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獄誣誤萬人已會諸鎮兵
守之長清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
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垂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獲更

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救乎先相惻然感動爲之別白故誤剖決
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繒贖之故被戮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
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遙授鄒平
齊河兩縣令襄翼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
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歿於章邱邑人以侯
故收瘞之至是始備展省之禮立新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
事庚子嗣相莅事以總府都提領出爲臨清令丙午復充左總領
遷懷遠大將軍遙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
甲寅選充本路課稅所長官幹局旣優歷練亦久不事苛細而曹
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
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
使思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
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孤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
之柩祔於新塋之次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

臧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
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予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爲之
銘銘曰

鬱鬱佳城東潤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之初童子執戈童
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殫九虎磨牙非排戶直前黠類柰何
鄭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之子職有加敏
練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慘化而陽和合散扶傷疲拊瘡
摩曾是殿屎載笑載歌功歸所天不以自誇若夫興衰無知之場
援手高懸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並青社爲尤多不龍不蛇而有
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神理爲差汶耶濟耶其未涯耶公侯之
世必復其始尚信然耶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元好問

君諱慶字伯善姓孫氏世爲濟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榮皆隱
德弗仕君資稟信厚蚤有成人之量鄉父兄以起宗期之貞祐之

亂先相光祿公壁青厓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對問當公意得隸帳
下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既久爲所倚信部曲
諸人少與爲比大名彭義斌乘濟鄆耕稼廢倉無見糧悉眾爭之
公審度事勢與之連和義斌拜公爲長強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
難於國兵大帥大帥聞報率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贊皇之西
山兵刃甫接君獻計於公曰援兵既至我當入北軍以張其勢成
敗在此舉幾不可失也公卽馳赴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鬪大名軍
遂潰義斌投死無所尋卽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時承制封拜
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尙書省應辦使壬辰遷
武略將軍威捷軍都指揮使兼巡捕事公猶以贊皇之功爲未報
也再加宣武將軍己亥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府錄
事君涖事嚴明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忤卒見罷去今行臺
公念君先相舊人不宜久在退閒復都指揮使及巡捕事未幾以
疾告公又惻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嚮學知義理氣節不凡命

代父任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七終於私第
之正寢娶薛氏封富春縣君後君八年卒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
寵女一人嫁金鄉縣丞欒珍男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
孤子等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長清縣黃山之新阡遵治命
也癸丑之冬予以行臺之召東來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
教授康侯顯之誌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銘爲請按康侯所
載君所善二人其一兗人劉德潤其一潞人閻載之德潤仕行臺
詳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歿泣爲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顧之
望曾大父以來皆在白殯身後獨一老嫗在渠安能辦此吾死不
瞑目矣君慨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事及德潤歿君爲之送終
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所親見者載之失侯故將落魄嗜
酒身歿之後家貧子幼無以爲葬君感念疇昔營護喪事威儀繁
盛祖祭墳塞與時貴無異亦予所親見者維君事長如此與人交
又如此又得康侯譔述其不朽也必矣尙何俟於不腆之文因辭

不敢當天益三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強爲論次之其銘曰
鷲勇兮翩翩纓纓胡兮事戎旃許公馳驅死生必前魏寇來攻孰
擣其堅君於其間知犄角之權材官蹶張發機其先齊五十城之
復與有勞焉迄今贊皇之謀弦聲騷然鬱鬱佳城磐石千年誌以
康侯之文賁彼下泉顧雖志節之所自致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五

西甯州同知張公墓碑

元好問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爲獲鹿人曾王父明王父顯父丙三
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軍士貞祐改元
之明年六飛南狩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鄉曲之譽辟監軍
爲本縣尉及縣改西甯州遷縣令未幾改代爲今經略使史侯所
倚信累功至監軍兼行西甯州事被檄招集未附爲叛者所脅偃
蹇不屈竟及於難幕府存念勞舊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年甫二
十卓然有成人之量爲人有志膽善騎射時輩少有及者庚寅冬

河平失利陷堅陳中率死士五十餘人突圍而出所向披靡莫有
當其鋒者流矢中面而鏃不得出醫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變經
略公壯其勇以爲不減古人具以名聞遷總統巡山軍民千戶恆
山公仙壁雙門遣別將屯抱犢山宣權萬戶親以軍守之隘狹可
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備禦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
潛軍由烏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而下投死無
所問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者依太行爲巢穴在所有者
根結盤互時出剽掠旁近之民陰爲齎助以紓焚劫之禍嘗乘隙
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踴躍而戰戮首領一人而擒其
副餘眾悉降郡邑倚公爲重亦得少安甲午歲大旱百姓飢窘軍
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辦公出粟代輸之縣當關輔汾晉驛傳之
衝供億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之斂於民者什纔二三而已不幸
遭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
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

男二人長曰倂次曰某孤子倂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某鄉某原禮也公幼出大家以施予爲常事故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誠款惟牛醢酒與相娛樂下迨廝養亦獲饜飫生平結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款洽終始如一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爲多太原大帥郝侯氣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爲昆季不敢以爵齒自居公起身戎行不閑文墨裁決訴訟以情爲斷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嘗有留滯者凡所區處吏民奔走從事無敢惰窳言政者不敢以武人概之初監軍歿其子繼祖纔十歲公襲其任三十年於今倂輩旣冠婚矣公念爲叔父所保養生死報之屢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三辭旨懇切人爲感動經略公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會急於星火應卒之材爲難況乎縣治繁劇須習慣然後可君雖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復申前請幕府不得已許之竊嘗謂風俗之壞久矣同父之人往往自爲讐敵血戰於錐刀之下顧肯以大縣萬家

推之羣從之閒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而不階於教育講習之益爲能自拔於流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書乃爲之銘曰

重甲兩韃馳突翩翩唯勅敵是求而相與周旋虵予之所盪決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廢笑言一死鴻毛效之所天劍服短後殆先趙之所然業業西山逋逃之淵刁斗嚴更通曙不眠我軍之所撫臨人爲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敝屣千金食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之白刃空脊自世道下衰人理絕焉同父子參商且百且千孰於禮服之羣從釋銅墨而自捐戎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學知氣質之渾全鬱鬱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尙以信無窮之傳

遺山集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元好問

東平軍民彈壓段遷狀其友王公生平屬予爲墓銘曰始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爲兄弟王之沒今十年遺女孤弱

藁殯不克舉遷將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
吾子爲誌之予謂朋友之廢久矣自退之時大夫士以古人自期
者不爲不多士之相與者宜若無愧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
行退之極口稱道若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尙何望於今之
世耶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爲成人矣段武人也而能學者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
按總領諱德祿北京興中府人世爲農家貞祐癸酉以騎兵從錦
州將王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今行臺嚴公隸五翼軍
以功轉總領凡行臺略地所在必以之從積六七年遷同知兗州
軍州事爲人資善柔而戰陳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
日與宋將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張左
相之孫濱壽其葬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將軍云銘曰
突如其馳蕩如其麾馬革自隨非壯夫之悲魂兮來歸汝友是依
遺山集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墓碑并引

元好問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亡一同異挈全魏齊魯歸
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諸將剖符錫壤懷黃佩紫者不可悉
數今四十年矣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麗福艾之士然乘
時崛起徼幸萬一舍短取長爲公所錄用翕忽變化由鼠而虎者
抑多矣公亡恙時拊罷瘵之民恆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
周困亟業單貧奉賓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
時化之上而偏裨將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威而效公之
儉弓刀舊習爲之一新蓋德風之所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
知戒迷途隨復嫉貪冒而廉介斂雄夸而信厚救餓推食臨深援
手心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爲稱首云光祖諱亨祚姓
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爲氏北史信
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葬
縣之榆河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貲雄鄉里有

萬千之目好交結樂施予知名燕雲間光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
後貞祐兵興以良家子係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蕭
公還朝不一二年國勢淪敗它帥不能軍軍遂亂軍中有欲圖光
祖者光祖偕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侗來攻前後三數月出
入百戰未嘗挫衄聞光祖姓名者皆恐怖毛豎侗敗走自是歸光
祖者益眾矣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聲勢張甚頻以官賞誘降光祖
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於青厓公知其可
用署五翼都總領佩金符奉檄招降石城爲屯田經久之計濟南
軍來襲一戰敗之殺獲甚眾壬午守曹州不解甲踰三年事定還
帳下公破黃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爲多東平食盡公與
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軍涉太行及太師於火炎義斌
誅死光祖復從公東還時劉慶福者猶爲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
福敗第功遷同知曹州軍州事官宣武將軍畫疆既定官府粗立
且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保任公以兒子畜之公治軍

嚴動以軍法從事光祖從容救止多所全活徂徠山司仙統戶萬
餘因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爲難馭光祖統之
久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軍之族屬萬家散處梁山徂徠之
閒光祖未嘗輒至所部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產至婢無完
袞人有以急難告者百方賙卹不計有無生口北渡道殣相望作
糜粥以救饑者思欲徧及之其仁心爲質多此類也幕府暇日日
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謔浪不爲小廉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
南破家所購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忘倦
如畜未名之寶聞人談閑閑趙公書法愛而學之落筆卽有可觀
兒子入小學迤漸買書經史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旣盛
今相君方議擢用不幸遭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
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葬於須
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阡禮也夫人竇氏真定甲族婦道
母儀中表以爲法子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某氏次適

某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予以墓碑為請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釐戎務今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為不亡矣黃金滿籬何足道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聞百戰冊勳卿子冠軍收之桑榆遂有濁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尙有考於斯文遺山集以上原列卷一百六

金文最卷五十三

金文最卷五十四目錄

墓碑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元好問

天慶王尊師墓表

元好問

沖虛大師李君墓銘

元好問

通眞子墓碣銘

元好問

李先生墓表

元好問

通元大師李君墓碑

元好問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元好問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尙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楊府君墓碑銘

元好問

以上原列卷一百八

金文最卷五十四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元好問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离峯子之行請予為墓道碑曰
 始吾离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齊魯
 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置廬舍為定居計城市
 道塗遇昏莫即止風雨寒暑不卹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煉陰
 魔向上諸人有脅不沾席數十年者吾离峯子行丐至許昌寄止
 岳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
 側有大車載橐栝而過者橐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歡喜踴躍不能
 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
 言示之老莊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通內外學作為歌
 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學者至今傳之為

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解衣
輟會恆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聞師名奔走承
事請爲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紫虛
太師离峯子之平生大略如此致夷將以某年月日葬師於洛陽
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予在三鄉時蓋嘗望見离峯子
於眾人之中及官東南离峯子亦嘗寓書求予爲錄章封事予雅
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致夷求予文有
年矣今年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予於濟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
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其師者然予於离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
之人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閒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
頭陀然及其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穎脫
口律自解心光煜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
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爲然然而無是理而
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爲然而

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爲然者予譔夷堅誌有平居未嘗知點畫
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黥卒販夫且然況念
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离峯子舊也敘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
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胝塵中幾蛻耳又曰
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天籟以
宮商而責混沌之渺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
高河南獻臣之門若雷希顏淵辛敬之愿劉景元昂霄其人皆天
下選伯英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卽北面事之竟
爲黃冠以歿張子所敬而孫子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离峯子
何疑哉乃爲之銘离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
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劉君舊廬葺居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清宮三
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致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
五离峯其自號云

分食雞豚託處鼉蛇視身寇讐自干且羅樂有加耶年可遐耶所

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絕柰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磈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璧而先駟馬不免於道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關弓終以大方爲家顧雖有墓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遺山集

天慶王尊師墓表

元好問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恆心道人其自號也世爲秀容西山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羊羊田閒一道人日來相就既與之熟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否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閒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道人者卽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去天壇遠近人云百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徑往入陽臺宮道眾問所以來師具言道眾駭其爲異人挈之能一日千里是夙有仙分留爲香火童子八年乃歸父母謂其死已

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事王大用佐材尊師資稟重厚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爲懷而內敏殊甚閒讀史傳略知古今成敗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唐以來福地廢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師率其屬力爲崇建規制峻整遂爲一州之冠兵閒暴骨狼籍無復收瘞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爲哀邱而祭之州里尤歸重焉尊師生大定壬午又再閱二十九年顏渥丹鬚眉皓白飲食如少壯人客至與談承平故事歷歷可聽識者謂異人得師童卯中必謂他日爲受道之器故置之仙聖所廬敦龐耆艾今旣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後事留頌而逝某日甯神於州西北原守冲等爲植碑子用所知者爲之銘銘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識初平於芻牧故不以長房縮地而爲夸道之所存不於泰奢必有敦龐耆艾之士乃克負荷彼浮僞而淫采我悃悞而無華道如自擇當孰舍耶使大方之家而無若人

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遺山集

沖虛大師李君墓銘

元好問

其畀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乎自然若人者吾不知其寂滅為樂如佛子之順世緣耶抑將乘泠泠之風化栩栩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遺山集

通真子墓碣銘

元好問

通真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今博古工作大字為州里所推重父諱略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為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於凋斲而無迹可尋當代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其長也自蚤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祿養為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久之厭其推墮混漾中而無可

徵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略數語即有契歎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虛等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為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絕業鋟本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口口口口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口口校書平陽元都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為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煙霞錄繹仙癸仙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萬並進卒至於能事穎脫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厓岸居元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讐其參元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歎寶藏既成之五月為徒眾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

震電風烈大木隨拔遽沐浴易衣蛻形於所居之樗櫟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實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甯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子始成童及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崧山與西溪翁爲詩酒之友者十年通真子以世契之故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爲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元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沍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乃爲作銘使刻之松臺其銘曰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二坤軸旋壞劫欲墮未開前道山絕業當時傳百於苾芻了大緣若有人兮靜以專向也易老固初筵元綱力挽孰我先苦節終志孰我堅網羅落簡手自綱寒暑不廢朱黃研瓊函瓊笈開九淵垂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蓋上遷乃今出鉞鳥飛翮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爲復延康轉靈篇爲復藥珠參七言爲復虎書校三元爲復逸度論九元甯當七祖歸枯禪

松壇有名鶴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遺山集

李先生墓表

元好問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二水人幼有至性宗黨以孝稱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玉峯周君伐薪供水執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諸方至醴泉與同業結茅以居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嘗歲飢資用乏絕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園堵於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幽遂主玉峯觀并以法席付之號曰圓明子先生資稟醇正寡於言論行已接物始終如一時人以其仁卹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爲無愧其名也正大末關中受兵先生避地洛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號活死人墓者燕歿已久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關輔略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遣徒眾力爲經度之是爲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卽命

駕西還先生既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玉峯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於成道之中堂以故卽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興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爲請曰吾圓明老師營成道訖功將就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卽途而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於吾子者如是聞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既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淨無爲不染不著而已而復求詩頌圓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強作一語非留病人閒乎且近世諸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爲筌蹄況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然而逝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爲之銘其銘曰

舌吐而吞駟馬追奔孰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關鍵而閉是謂元元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剿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蓋予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爲知言

遺山集

通元大師李君墓碑

元好問

明昌承安閒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旣以經明行修舉王礪逸賓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已求志有可以贊清淨之化者亦特徵焉最後得通元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蓋君天質冲遠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蔽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士如竹谿党公世傑黃山趙公文孺黃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締交於君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及爲君作贊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爲可見矣君諱大方字廣遠世爲汾西人父以醫爲業母管氏妊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歲入道師

沖佑觀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千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卽辭師往趙城讀書天甯道院積力既久遂窮藏史之祕至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游關中道風藹然有騫飛不羣之目講師郝君道本名重一時一見君卽以大器許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秘錄主盟秦雍者餘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宮事賜號體元大師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君嚴恭科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贊詠召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元談疊疊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衛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詣嶽瀆投金龍玉冊爲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加號通元大師所至靈應昭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還居鄉邑因自號北山退翁莘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霑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避兵清涼山一日布卦得剝之上九歎曰吾行矣明日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君爲

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歸乎朝廷以吾爲有道者猥以徵書見及甯當負之耶而輩第往無念我爲也乃策杖入深谷臥大龕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兵退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某所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閱持蕭煉師公弼所錄事跡以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誠得吾子撰述以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予爲舉子時熟君名欲造其廬然以愚幼未敢也幸當以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爲論次之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厚通元畀之元綱相彼少微出此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千仞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璧駟馬不失其燕處之常巨浸稽天一簣莫障所謂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爲不亡望君蓬萊海日蒼涼千年一歸裴徊故鄉勒銘墓石維以誌衣冠之藏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元好問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爲虞鄉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沈默不好爲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聲如鐘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事玉峯胡先生于金玉峯道風儒素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蓋終身焉初親舊以先生龍蟠鳳翥有雲漢之望勸之就舉選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峯觀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頽圯不庇風雨先生率同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焉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爲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自號種竹餘三十畝山田二頃足充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旣重州郡長吏到者率詣山門致謁禮部閑閑趙公周臣內翰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藉互以詩什爲贈中朝名勝如史季宏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器馬元章王可道許德臣元禮昆季皆就傳易道自餘成業于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資樂易行已接物得

於吾孔孟書者爲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隱所葬祭如禮州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養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旣長又爲之婚娶如是十餘輩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以全濟者甚眾兵後歲飢民無所於糴盡出餘粟以贍貧者或時出鄉人爭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彌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爲嘗獨行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岳主者蕭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院見吾子名氏卻後當爲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爲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爲不敢當也正大甲申朔方兵再略蒲解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顧謂弟子言吾往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略釋列子章句莊子略解雲菴妙選方傳於世始予罷內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乞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宮京師見閑閑公亦以爲言并

以挽詩見示朔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芮城李邦彥過吾州邦彥先生鄉曲與之游甚款用是重以斯文為請予問邦彥藏雲所以為天下所高可得聞乎邦彥言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為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征游物之初謂當風岸絕出而莫可接乃温兮其玉如以君為黃冠師耶合煉之刀圭禳禱之緜藹又非句漏令寇謙之之徒況乞靈於綠囊進技於黃襦勸義人倫之先盡驩菽水之餘洗心有經先天有圖絕學我傳宿惑爾祛以君為縫掖生耶胡不繁文以拘而脂膏以濡嗒焉尸居奮而亨衢塞為瓠壺震驚八區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無以命之殆方內之外而方外之內者歟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七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

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尙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為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閒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歎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子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為託故略為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

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閒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篇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甯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子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不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頽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於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元文類

楊府君墓碑銘

元好問

君諱振字純夫一字德威姓楊氏唐鄴國十九世孫鄴國賓於唐唐以奉天之田四百頃奉之子孫遂爲縣人鄴國以行基嗣行基生棻棻生温温生幼言幼言生顥顥生皋皋生免免生珍珍生光贊光贊生懷順懷順官金紫仕爲西臺御史襲封至五代漢國乃除夫人彭城劉氏有子十二人長曰公侯次曰公神公留公賢公洪公素公石公祚公良公通公演公伏始分世田隨諸房所居號十二楊村總謂之隋楊氏公侯之子舜靖舜靖之子信信之子禹禹之子言言之子宗宗之子楸楸配裴氏于公爲王父母金初猶以大宗之家主祭祀事居大楊葬皆從西臺君子超道超道配尙氏正隆後避王統制之亂寓乾州南自爾族人號城南翁公城南翁次子也幼喜讀書與同里張子文善嘗手鈔經傳尤愛王符諸

論與賓客談時稱頌之弱冠仕州縣爲屬掾復興郡王括陝西民
田日知公名選之以從甚信重之公因爲王言軍與民皆吾人奪
彼與此其利安在王歎曰我正以此獲罪今日之役再命也掾吏
尙何言哉事將竟吏有具瀕山民姓名欲一切以盜耕當之者公
謂同列曰奪人之田又誣以罪豈朝廷意耶吏乃止泰和中見公
府文移因循苟簡私謂所親曰我往在丹州時見宋末案牘不求
事實止以虛文相欺比來官政殆似之矣及泰和律下閱之踰月
不樂者久之曰亂矣或問之曰我見大定制不如皇統皇統不如
舊制聖人立法本從簡易人情不同罪狀亦異我於法令未嘗見
一事可與相當者但比附爲義使司法者得以恕心從事耳今乃
事事先爲之防是猶干堤萬堰以障江河必無是理知不可行將
日見抽易紛紛不已安得不亂耶蒲城令祁大舉武亭令魏文叔
簿劉彥文好時令侯舜臣富平米顯道延安張用章時皆處下僚
公卒爲致禮又大舉顯道用章嘗以事忤上官幾至不測公力援

之數人者其後皆有善譽至大官公之知人多此類也煥好古文
戒之曰無獨與同輩較優劣能似古人乃古文耳吾雖不能想理
當然也有以白子西詩遺公者公笑曰吾欲吾兒讀此耶必欲學
詩不當從毛詩讀耶不然亦須讀杜工部詩耳我見界上官推場
兩國大商賈所聚且苦無的貨況入小牙郎手復何望耶所謂讀
毛詩者喻如瓜果菜茹欲兒輩就地頭買之耳以貞祐三年三月
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三終於華嚴里之正寢先娶同里崔氏生
子燧繼室闕鄉程氏生子炤煥炳灼煒輝繼室晁氏生子燦煥炳
舉進士煥三辟東省署隴乾恆安撫司經歷官煒部令史諸孫六
人以明年正月七日葬公於州南小劉村新塋城南翁墓次三夫
人耐焉禮也公資雅重儀矩可觀居家未嘗有惰容子弟見者必
伺顏色乃前有所問不反復思之不敢對也當官公廉所平反甚
多嘗夜臥聞里中兒爲其父作黃籙召諸子告之曰某家作醮事
人謂之有孝心我視之殆兒戲耳此人戲我同列其斷獄我知之

矣人有枉曲世人且有不肯賣之為直者況欲賂神耶我平生執
法過誤或有之至於故以意害物則必無有也後日我不諱慎勿
為此以為識者笑耀人李安國雅重公嘗贈詩其引云純夫吏業
而儒行家貧而好客居今之世而古賤金帛而貴硯墨是四反也
安國名流其稱道公如此故嘗論關中風土完厚習俗不數易正
隆大定閒去平世為未遠公生於其閒世俗之所遺風化之所及
重以資稟之美君子之言長者之事宜不學而能之況志於學如
此耶今煥學為通儒有關中夫子之目往在京師時宰相張信甫
侯莘卿禮部閑閑公盧尚書子懋呂內翰李都運執剛李右司之
純皆折位行與交蓋自百餘年來秦中士大夫有重望者皆莫能
出其右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矣銘曰
鄴唐虞賓世會奉天子孫下衰渾為齊編惟公之生其畀也全晨
門抱關斗室自捐公德不酬公息則賢藏書名山為世太元殆造
物者權衡之以為楊氏無窮之傳然則古所謂獄聖之矜法命所

懸袁氏五公楚獄一言者尚信其然耶

遺山遺稿附錄

關中勝

蹟圖誌
以上原列卷一百八

金文最卷五十四

金文最卷五十五目錄

墓碑 塔銘

終南山靈虛觀沖虛大師呂君墓誌

趙九淵

京兆劉處中墓碣銘

楊英

湛然子趙先生墓碑

孟攀麟

中議大夫中京副留陳規墓表

段成己

泰安阜上張氏先塋碑

杜仁傑

孔氏先塋碑

失名

故北京路行六部尙書史公神道碑銘

劉祁

高主石幢

失名

張永通墓銘

蘇珊

贈通侍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河南軍府事兼西京留守河南

府路安撫使馬步軍總管兼管內勸農使孟公墓誌銘

以上原列卷一百九

李杲卿

靈巖寺定光禪師塔銘 皇統二年

長清靈巖寺妙空禪師塔銘 皇統二年

壽聖寺僧德詠塔銘 大德二年

浦公禪師塔銘 大德二年

開法寺重公大師壽塔銘

天竺三藏吽哈囉悉利幢記 大定七年

甘泉普濟寺賜紫嚴肅大師塔銘 大定九年

翁同山院舍利塔記 大定九年

西庵院智崇禪師塔銘

汝州香山觀音禪院慈照禪師塔銘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

李魯

失名

失名

失名

宋壽隆

耶律履

沙成之

孫設

梁朗

鄭子聃

金文最卷五十五

墓碑 塔銘

終南山靈虛觀沖虛大師呂君墓誌

趙九淵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道家者流修真功以光前人修實德以詔來世高蹈物表超出塵
寰其亦絕類離儔之所為乎偉矣哉全真道教其來尚爾重陽祖
師發其源繼有七真暢其委接其武而開祖武之基者誰歟沖虛
大師呂君其首也君法諱道安家本甯海世為巨室幼年穎悟志
慕元門仙風道骨稟於天真功實德資於性善繼丹陽之志遠離
東士之逕君也其出家之雄歟事師則夙夜匪懈立志則終始不
渝故在祖庭四十餘年撐拄元教光大前猷建堂殿潔壇場以嚴
香火之奉步斗牛頤精神以成靜定之功修內養外積德累行其
詔來世之規者何其博哉承安擾攘真道否閉君也其中流之壺
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回既倒之瀾挽將傾之棟會至陽真人奉

救主掌教事君乃復構基地於是宣賜觀之號曰靈虛制授君之
稱曰冲虛披戴門弟子三百餘人祖庭之教粲然復興矣歲在興
定數絕塵緣一日屬門人以進道之語乃書頌云平生不解道詩
篇歛饗為朋四十年稍通陰符三百字粗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
下般般悟物物俱忘物物捐此去不遭閻老喚今朝惟待玉皇宣
頌畢翛然羽化享春秋者八十噫嘻出家修道有呂君者信乎絕
類離倫之流也已而其法弟畢知常安厝君之靈櫬於祖塋之兆
丐予為誌以光潛德因撫其實而為之記且繼之銘曰
載維呂公崑崙秀鍾幼脫塵網早登道宮待師惟謹接物惟恭立
志立事有始有終不忝厥祖克修厥躬值歷道否挽回教風啟佑
我後規模實功制授徽號人欽德容大數適至塵緣頓空舟移夜
壑珍藏里中揭諸貞石以識無窮

京兆劉處中墓碣銘

楊英

處士初諱章字希文又名九隴名渭名於菀字則不易也姓劉系

出中山後世有謫官於成紀者始為秦人希文額領方厚眉目峭
徹顧盼虎如也在童子讀書不碌碌自謂風雲勢合卿相可立致
視生之人卓犖不凡者能指摘其行事可否之長從河閒趙翰林
游下筆有骨肋既就舉長安齟齬難合說其風土不復返翦去宦
學刻意古文大抵含奇茹異不以割襲之主西州碑版多出其手
平居一榻之外皆法書名畫長安周秦舊都資玩好者戶有
之希文望而判其真贗合則雖所甚惜應手擲之不作一錢直不
合錙銖之物千百金不可得嘗鬻書于市一達官輒持去塵闈者
徑造廳事詰之則曰劉某也取所負書耳見其辭色輒付之挾書
掉臂而出其不可觸如此鄉遇孤嫠為所陵轢無問識與不識匍
匐援之猶已之急無事半語不吐有所辨鋪今張古雜出王伯袞
袞不自休使聽之者皆竦貴游子弟入關恨不得與之交尋常燕
賞有具必極豐潔惟恐其不愜強媚者欲效之不能也性不喜浮
圖法而喜寺處往來開元百塔三十年所須並以力致羞為寒乞

相以溷於人或忤之叱咄不少貸審其無他腸亦不以爲怨蒙泉
在皇甫里城南勝選也一得更不挂想閉門擁書動至彌月出則
高冠短褐佩刀曳杖步武徐緩若有節塗人愕而避之譏笑之不
屑也或勸之娶曰非不欲也無以當吾心者甯子然以終其身其
書札似漢隸其詩律似眉山其爲人似張乖厓亦似范家老子處
鄉校時宰相李公適之漕使龐公才卿內翰王公清卿宋公子儒
御史高公平叔咸愛重之正大八年詔民東徙至陝旣而事且變
投所蓄古印章鼎彝於河入平陽入太原戊戌之秋還故隱是冬
京兆倅高僎慕其氣節學問爲諸子禮致之無何明年五月十九
日以疾卒年六十高倅從願言葬官塔院居士塋又二年谷口邳
邗用疊書走洛告其友楊英曰希文死矣無家無妻子世次爵諱
不可究生平所負若此不爲世用而復無聞於後將有任其責者
爲銘之曰

士之遇也如龍如虎其不遇也如魚如鼠旣魚其龍又鼠其虎孰
爲遇孰爲不遇然生必違其所好死必從其所惡將矯世以自戕
抑直紆而不顧苟有會心千載而猶旦暮著所以信於人者以銘
先生之墓呼石刻拓本

湛然子趙先生墓碑

孟攀鱗

古之有道之士正直其心剛大其氣不爲世故所奪不爲人欲所
奪利害憂樂不能惑得失寵辱不能動施於行業著絕俗之善形
於言辭見軼眾之美在儒林作儒術之儀範居元門立元學之標
準非心之正直氣之剛大涵養至剛始終全道者其孰與於此哉
湛然子趙先生諱九淵字幾道隴州人自幼出家禮丹陽大宗師
天資高明德性純淑潔靜精微之理素所深究怪誕虛無之事未
之或及知身以神爲主也故力於修煉知道以文爲用也故寓於
著述談不輕易所談必本於公論交不泛濫所交必取於端友至
於一篇一詠一贈一答皆所以發揮元旨暢敘幽情混元洙泗融
爲同境由是道望崇重教風周廉於西土矣丁亥中翻然仙去凡

爲門徒者久服心訓嗣法子趙公志冲追念先師傳授之恩恨無
以報謹捨靜貲特置吉地起墳立石乃勒其文云元默闡茂歲闕
逢攝提格月昭陽大淵獻日敬誌 甘水仙源錄

泰安阜上張氏先塋碑

杜仁傑

布山之陽有邱曰阜上阜上之民有張氏者以財穀雄里社當前
金正隆閒人夥地狹往往無所資衣食惟張氏有田若干畝有牛
若干角然能周急繼困過客無問貴賤館之如一當時遂有長者
之稱張氏冢男諱林者因卜新塋於阜之東南三里許卜者尹通
實相其事林問通曰是葬也有何徵兆通曰比襄事時有一縞兔
起巽方走乾位及窆果應續謂林曰君家三世之後當有異人出
子不復能見矣林生彬彬生仙祚允始大仙生四子孟曰榮仲曰
平季曰山其第四子方在孕未朞月母劉氏見茹葷者輒掩鼻而
去及劬勞之日若昏瞶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遂
出見一僧坐馬且合爪言曰我必飯於而家覺而舉一子骨法殊

不類凡兒甫齠並不飲食肉人乳亦異哉六歲習神童誦五經略
皆上口然不樂居家十二去父母入山學道禮真靜崔先生爲師
得法諱志偉號天倪子發辭吐氣已不在蓬老輩下不數年道
價騰滿齊魯閒時東西諸侯皆出於武弁見之無不屈膝東平嚴
武惠公以甯海范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輿議以謂治軍民如武
惠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矣必得峻潔知辨如張志偉者以貳
宮政斯可矣至三謁然後惠然居無幾廢者興缺者完惰者勤慢
者敬凡所應用無一不備僉曰稱哉已而驛稟朝廷賜號崇真保
德大師授紫衣緣以金襴報之也於是慨然拂衣復還布山之舊
隱閒與故人畢清卿對榻以談方偃息閒頃緣泰山之阿入西溟
谷若有人前導者由淵濟公祠至竹林寺樓觀參差如在天上從
者四五輩皆素所不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其年七月武惠
公以書來召因論泰安之爲郡蓋前古帝王封禪之所其宮衛其
輦輅其祠宇自經劫火之後百不一存良可悼惜下官忝在其境

不粗為修葺之甚非所謂事神之義也敢以大師道蔭為我綱維是事乃所願也師偃僕致詞曰某一空山食菜道人何敢承當武惠公荅以工匠之役木石之資與夫綵繪丹雘之費我盡領之師無讓為遂諾之經構迄今三十餘年無空日故自絕頂大新玉女祠倍於故殿三之二取東海白玉石為像如人然一稱殿之廣袤天門舊無屋又創立之下至會真宮玉帝殿及聖祖殿方丈廊廡齋廚皆不與焉外則岱嶽朝元等觀皆增修有數抑亦勞哉若夫師之寢處飲食與役夫等是以人忘其死而成師之志雖國朝為之亦不能齊一如此有司聞之特加崇真明道圓融大師之號並提點泰安州教門事復於中統四年蒙燕都大長春宮掌教識明真人專使齋奉聖訓委師提舉修飾東嶽廟事予自壬辰北渡後往來於奉高者有年矣夤緣得與師交際其相與之意甚厚且嘗有同老泰山之約一日以乃祖先瑩記見屬予敢不敬從如吾師者退然才中人癯瘠若不能勝衣然問無不知扣無不應若九芥

納須彌囊括宇宙不足喻其胸次橫闊之萬一乃以區區土木之功相溷何其不知師之甚耶雖然諺有之一子受恩祿及萬家人成道超昇九族或有此理向之所謂白兔之示現老僧之託化泰山之神遊今則驗之噫信乎其為張氏之異人也他日委蛻而去羽化而仙凡為而徒者如欲紀其出處之大略請以先瑩記為證云 甘水仙源錄

孔氏先瑩碑

失名

竊以兩儀之閒惟人最貴百行之序以孝為先傳云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修陰德者自多其福信不誣矣有若積善應口反為順天
之道事親之大禮也故其子孫榮昌並自先人之德存世不滅是
其常也為口代人先所資是其法也後之人不忘其本欲報考妣
之恩昊天罔極難盡孝子之事慎而行之終不可違按姓譜殷湯
之後至宋孔嘉父遭華父督之難其子奔魯故孔子生於魯望出
魯國第四院下七十三代賢孫本貫鄼臺近西稍北龍塢原有瑩

出祖遷於夏邑北還鄉里久住年深多山水之麗卜立斯墳一所
照住宅西北百步有餘其地土色純備東有靈祠之廟西有古嶧
之途巍巍乎孟豬稍前洋洋乎運水衝後於歲辛卯大小諸靈奉
遷於此有祖曰二翁受到大金國敕充鹿邑縣尹年高而終賢
孫三人長曰福德素慎行止鄉人有所敬受到大王令旨管領洛
南濱潁兩處鷹房提領懸符挂印忠孝兩全非常人也圍困襄樊
獲其大功受到萬戶府百戶後渡江數次征廣諸處相持獨顯功
能後受中書省劄付次曰六郎勇智過人萬戶府以能幹用次曰
七郎幼而岐嶷長而英特諸處征戰累累成功受□□□□劄
付悉勝其任也溫柔賢□謀略出眾□□乘閒共議枝戚同心協
力礮石記錄稱揚光榮嗚呼爲子孫者其監可乎爲之銘曰
魯國源流望出光祖里曰還鄉保家爰處業紹增隆遺風善舉成
禮葬之嚴肅塋所明下三陽天星照取佳氣氤氳遍取蘭宇永賴
四方雀武龍虎享祀無窮恭敬明精瓜瓞子孫福祿咸聚後輩增

榮光顯名譽合家孝廉自天所祐

夏邑縣志

故北京路行六部尚書史公神道碑銘

并序

劉 祁

余□北渡大河則聞史侯萬戶之賢其用人也推誠委寄雖骨肉
不能移其治民也煦育拊摩而一毫無所取及其臨敵陷陳勇猛
驍雄事上奉公忠勤廉直故上爲朝廷知獎下爲民庶歸懷內得
賢能之盡心外得士卒之死力堂堂焯焯功著名流相繼爲一時
賢方伯甲辰之秋從行臺粘刻公始識侯於衛州觀其神姿磊落
意氣軒軒疑若不可親及卽之也□□而語和其忠愛之誠寬厚
之色浮於眉宇閒使人眷眷不能捨以去□□而接其參佐皆温然
如玉藹然如春信乎有以輔成其賢主人之名明年夏六月過鎮
陽會侯之父尚書公捐館余往弔之□侯與其仲兄皆纍然纍經
哀戚甚居數日使其參謀王君守道持門客段君紹先之狀乞文
其墓隧之碑且其言曰天安等不幸先君棄世惟其生平行實所
以表見於後世者莫此爲大今幸子來過宜無用辭余雖不及識

尚書公然觀其二子足以知其父矣蓋天下之事必有所從來堂之高以其基之崇水之長以其源之深自古功名之士豪傑之人必其先世積德父祖異常晦耀口光一旦軒轅於天下決非偶然者是則史氏之所以顯赫於今日者實尚書公啟之其碑而揭之宜矣公諱秉直字正道大興之永清人祖倫父成珪皆隱德不仕以財雄鄉里公自幼有成人度儀狀魁偉意氣不羣讀書略通大意不喜爲詞章學孝親友弟爲族屬規儀鄉人皆指以教子弟當天兵南下所向摧陷公與其親族謀曰今茲喪亂流血成川吾家百餘口何以自免若散匿數處或可得生不然無遺類矣旣而知降者得免又復議降公方念之其散匿者皆集因相謂曰天也率里中者幼數千口詣太師國王軍門自歸王嘉其誠款接納特異由是數千口皆得生王欲用公辭以母老薦其子及弟王命公主管降人家屬屯霸州公撫視殷勤遠近聞之皆附不月餘至十萬家迨王師退自山東弟與子功蹟皆著王又嘉之遂居公於漠北

領降眾如故會降人艱食公得王所賜牛羊皆以分給所全活甚多有欲亡者公開諭之皆止甲戌秋八月從王攻北京明年三月城陷王以國人烏野兒爲北京路都元帥以公爲尚書行六部事公悉口饋遺軍中未嘗乏絕爲王所口庚辰九月金恆山公武仙降王命公長子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副以仙鎮真定臨發公密諭天倪曰觀仙辭氣恐終不爲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無慮乙酉春天倪果遇害口口曰是兒推心於人竟死可悲人皆服先識王命季子天澤代領兄職且錫以金虎符討武仙會仲子天安行北京元帥事提兵來援相與戮力復取真定人皆壯之公亦少慰解烏野兒雖爲大帥其軍府事一以諉公公隨方區處無不盡善闔境悅服蓋首尾二十年公以年高倦於事又子孫俱在真定有意南歸主帥許之爲白於王王特遂其請以庚寅十一月至自北京居閒則從容暇豫教子弄孫每與諸儒講論經理及商推古人成敗欣然忘倦時幅

中羸馬逍遙園亭里巷間人不知其為貴人又種竹移花以閒自
適春秋七十有一以乙巳六月八日疾終於正寢其族屬僚吏日
飯僧以報於戲可謂福人善士矣初公之南征也太夫人在北京
軍中每得甘旨物雖千里走送不以為遠既葬矣又思有以祈冥
口且念長子無辜被酷及子弟從軍或妄有所殺戮乃設醮北京
道士夜半有鶴翔壇上人皆見之因以白鶴名其觀又嘗念家所
隸役皆俘虜之人吾老矣恐後來淪沒不得與齊民齒乃因歲口
出二百餘口皆放遣之及屬疾不餌藥曰吾祖吾父皆七十而終
口口人敢望過其數是亦庶幾知命者公之始終如此又能有子
伯季出而為大將用兵制勝所向有功仲則總習後之任樂易慈
祥吏服民愛長孫楫襲其父爵持節督八州亦有能名自餘諸孫
皆斬斬良子弟女子女孫皆適大家其流慶未可口也夫人張氏
先公卒卜以是年九月口日葬於永清興隆里先塋之次至於遠
祖世系及裔孫名字則有崔公鉉之所作慶源碑在茲不復云銘

曰

烈烈史氏起於北方歷唐金遼奕世騰芳維尙書公資秉特異先
識孝心夔絕口口口能從事上官見知俾主餽運士飽而口經營
建置二十餘載上下相安疇非敬愛一朝謝事命駕南歸角巾私
第翛然口口實生賢子球琳杞梓偉烈鴻勳撰口投征粵惟其季
聲震八荒總戎莅眾春雨秋霜乃攻乃戢無往不克金節虎符朝
家是錫時人皆謂有良將風孰知其父教導之功公今逝矣口口
歉缺若子若孫輝華燁煜古來五福人罕能全口口口皆得於
天天之報人豈有私暱維孝維忠維仁維德口口銘墓隧口口後昆
其口其繼無辱公門 永清縣志

高主石幢

失名

蓋聞口如來立教口口口故師兄始自童稚早殖善根志樂粹
教歲有五口口口滿部通惟識論次歲而口口口我心則內外二
眾虔誠歸仰實口口佛宇資常以期急存心於是惡喧好靜久慮

梓里□□宣法宇三閩不日□事而成就焉感財施如□□
生讚歎仍以孜孜渴□常勤禮念開惟□□□松柏不凋之色
有徒弟八人長曰智才次智□□□□氏軌儀葬訖三辰
屢沐□□□兄恩敢忘弟敬遂□□□□應塵沾影覆頓生兜率
之天但日往月來下缺永清縣志

張永通墓銘

蘇珊

功名糠粃富貴浮雲宗族稱友鄉黨稱仁山西通志

贈通侍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河南軍府事兼西京留守河南
府路安撫使馬步軍總管兼管內勸農使孟公墓誌銘

偽齊李杲卿

公諱邦雄字彥國西京永安人也曾祖諱順妣安氏祖諱晏妣趙
氏累葉不仕考諱恩贈□□大夫母賈氏封恭人公為兒時已剛
介不羣既壯強鷲善騎射以氣聞里中賢豪有能談兵者必屈折
禮事以冀有得焉而後已用是諸家兵法略知大義前宋靖康建

炎開中原喪亂盜賊蜂起嗣王走江浙海內洶洶遞相殘噬公乃
招集亡命旬月間得萬人號曰義師保全一方力拒羣盜京城留
守使司嘉其忠義便宜借補進義校尉兼差權永安縣尉既而借
補承信郎權知永安軍事累遷修武郎京西河北河東路招捉使
以公有心力能撫軍眾便宜補敦武郎兼閣門祇候仍差河南府
西六縣都巡檢建炎三年三月本路安撫使司改差知汝州寶豐
縣四年正月累獲大功京城留守使司便宜遷武功大夫榮州刺
史仍差權知河陽南城兼管內安撫使四月差充京城留守司同
簽書判官廳公事兼主管侍衛步軍司仍遷右武大夫榮州團練
使許從便宜五月遷翊衛大夫六月遷中亮大夫改忠州防禦使
大齊開基阜昌改元公適時知變乃以中亮大夫忠州防禦使權
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管內安撫馬步軍總管司公事兼管內勸
農使歸附聖朝廷優加顯秩遷中侍大夫依舊忠州防禦使餘
並如故公迺謂人曰大丈夫事主當一心建功立名期不朽豈可

乍服乍叛以速夷滅哉方思建立以固恩寵適西京北路安撫總管翟興阻兵負險隔絕道路跳梁不軌殘忍尤甚公乃勵志竭忠乘機奮發勸督將士協力赴功竟致渠魁破蕩巢穴厥績顯著天子嘉之乃遷徐州觀察使自是西至關中南至漢上凡兵火隔絕曠日人跡不通之地一旦水陸舟車田野耒耜賈游於市商通於路朝廷得以車書隴右開拓巴蜀皆公之力也十月皇帝遣使賜金帶以光寵之三年六月宣詔赴闕上殿皇帝問以邊事辨對稱旨無所凝滯天子愛之賜廣撫封俸臨一路仍正使號增重帥權特授依前中侍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河南軍府事兼西京留守河南府路安撫使馬步軍總管兼管內勸農使明年正月西賊叛逆順商號三州相繼變亂虜掠百姓攻圍城邑大兵未集遽入西洛公不幸被執賊留之軍中意欲活而用之公乃毅然不屈請即死之遂立被害享年四十六先是厥父恩被傷致殞男安世同日被禍三世忠孝萃於一門舍生取義不失全節方之古人殆無媿也

朝廷哀憫其忠義贈通侍大夫賜錢千緡及賻贈羊酒米麥等差諸縣夫役百人以助葬事許其弟武經大夫閤門祇候河南府路副總管邦傑不妨本職以領葬事七月二十日癸酉葬於永安軍芝田鄉蘇村之原公娶劉氏封恭人男一人安世贈朝奉郎女二人並未嫁俟嫁日各賜夫承節郎公天性純厚明敏辨博事父母尤孝能以智帥人與士卒同勞苦資糧與均故人樂任使多立奇功其在西洛不唯威聲四馳見於將略至於撫眾治民政平訟理皆出愁歎有古良吏風古之為將者或以智略或以壯勇或以死節苟得其一不害為名將後世將弱兵驕其能智略壯勇與夫死事奇節顯顯名世者幾希故其伺敵之來往往內懷怯心外霽威色畏避矢石不敢前臨時去就心挾二三幸勝則要功力屈則降敵若人者安能死節王事願死馬革中以報國家哉公獨能兼事數者卒死忠義並驅古人非天賦英烈未易如是也僕不識公之面友人將仕郎黃億實客於公之舍一日狀公行事之實見囑為

文辭不獲已因為之銘曰

帝造區夏志清多壘凶醜跳梁速誅干紀公適時變口心款附氣
吞羣盜亂庶造沮帝用嘉之以廣撫封正被使號以旌有功留鎮
西洛克服商號舟車隴蜀咸底緯蹟董賊亂常凶炤熾張死節被
執斷頭不降以忠捐軀禍及三世死馬革中是謂得志帝用憫之
厚葬斯舉賜以千緡贈以異數口安窀穸永口幽宅巍巍高高與
功無極偃師金石遺文記
以上原列卷一百九

靈巖寺定光禪師塔銘

皇統二年

李魯

皇統壬戌中秋定光侍者走書於魯曰先師頃自普照來住靈巖
道場鋤墾荒蕪爰立規矩不幸席未暖遽示寂滅智月忝出門下
荷潤特深報效茂聞彌增惕懼遂躬率諸門人營建梵口口功告
成銘志未備共念先師疇昔交契之厚誰如公者今輒以昌黎韓
洵通仕所敘行狀請銘於公能無意乎魯始錯愕顧陋學無以表
其高風既而曰樂道人之善聖人之訓也尙何讓口口道詢俗姓

周揚州天長義城人也世為鄉里大姓產業雄一方歲入不貲幼
孤事祖母以孝聞及長性豪邁姿貌魁偉喜施與好鷹犬馳騁田
獵割鮮染輪不忘旦旦鄉人畏愛以任俠處口口無何臂鷹牽黃
過故人家見讀方冊師挺前奪取欲視故人口口是豈公所能知師
氣懾徐更讀之乃智望禪師十二時歌也閱未竟面熱汗下歎曰
報應若此可奈何故人口口審如是早自口口師茫然謝歸放黜鷹
犬游獵之具杜門飯脫粟布衣芒屨體膚餓悴而祝髮之念萌芽
胸府矣家人以為狂初加訶禁師志益堅竟禮本縣興教寺常住
院首座僧德安為師納戒於本州口口實政和改元之歲也師在
眾持頭陀行精嚴齋戒平治心地其師召謂之曰懷與安實敗名
汝器識遠大未可量也盍游方以廣學問師即詣本州建隆寺依
住持因禪師為侍者未幾參口口室頗領元妙建隆語師曰汝將
騰趨萬里詎可於此久淹當務徧參以卒遠業師稟命至龜山見
慈禪師坐禪次聞靜板有省以頌投龜山深蒙印可遂入舒州見

甘露卓禪師卓識師根□□常謂曰法華寺禪師為一時鄧匠盍
往謁焉師忻然領命及一見師資道契駐錫四稔舉作座元因為
師小參舉二祖覓心了不可得馬祖即心即佛機緣於是徹證傳
心之旨太湖真乘□□人諸禪舉師名德郡委縣令齋牒勸請師
謝曰吾始捨緣私自為盟不願住持矧茲末法祖道榛棘宜得吾
門龍象提宗印以振衰墜庶幾有益詎可妄欲以此事付田家子
是猶資越□□甫計亦左矣因固辭令請益堅師計窮碎牒投
諸地令駭曰斯罪也奈法何眾以師厲志純一本無慢心禱令得
不白州聽舉自代者因得遁去師以名迹為眾指目乃歸義城距
祖第數□□得佳泉石處曰冶山構精舍號定光庵將終老焉鄉
里子弟執侍瓶錫願度為弟子者五十餘人建炎二年大軍度淮
尋陷天長師處倉卒無撓色太尉薛公異之入白統軍迎置軍中
□□養且下令曰爾等當善護持勿致失所洎旋軍至沂聽師
自便名士劉郊子機雅聞其名虛懷接納一叩真機定交方外尋

於泗水靈光山卜築自晦阜昌六年濟南普照虛席府帥劉□□
□嗣事者眾以師應選乃給帖馳疏敦請師確守前誓專使薦來
勢不獲已以五月十三日到寺首請惟素禪師為座元希蹤□丈
一切以清規從事晨參夕請鐘鼓一新其於誨道尤示慈□□子
仰之為指南既暇既徐視殿宇圯毀者改建完葺不逾舊儉而
中禮道力所攝人自樂施皇統元年住靈巖妙空淨如禪師示寂
府帥都運劉公謂一時尊宿德行純備無如師者為□□府屬寄
居士夫僧正綱維詣寺勸請師曰靈巖巨刹未易遽治府帥曰師
負重名當暫屈一往不勞指顧眾自悅服師猶形謙讓府帥懇請
久乃應命以九月五日開堂演法漸欲樹立□□於府曰常任
撥賜田土親力播植所得僅足飽耕夫又供僧歲費無慮三十萬
丐依舊例原免科役庶獲飯僧福田上報國恩實遠久之大利益
也府可其請師乃推擇十方勤舊□□事喻之曰世閒萬事欲一
一如法即無有是處至於處叢林掌常住錢穀要當先事潔已錙

金文獻卷五十五
三十一
銖不欺非惟目下明白抑亦過後得力眾化其德無不盡心師元
學淵深勤於接物初機請□□忘倦於是四方翕然謂獲宗匠
學者嚮慕道風踵至籌室自兵火以來未之有也明年春師至府
求退且曰昔黃龍心禪師云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求
於空閑寂寞之濱其□□住持皆王臣尊禮為人天師今則不
然挂名官府遂同編氓是豈久寓之地耶爰引至理詞義切當府
帥喻之曰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師當還坐道場勿恤也時又迫近
結制師乃強留□□曰汝等勉之吾將逝矣因日為眾普說入
室勤劬不替者彌月眾亦莫測俄有野蜂集於寢堂鴉鵲百數悲
鳴上下識者異焉夏六月二十三日粥罷顧謂侍者收鉢置方丈
即令搥鼓□□座垂語詞旨哀切特異常日既下座示有疾眾
咸怖喘而師神色恬然屢欲趺坐眾悲泣救藥不克如志有問疾
來者但目視之豈非葉落歸根來時無□獨提全提之旨者乎第
後學□□之領也二十四日右脇而化時暑氣炎猛居六日如

始逝二十九日以遺命茶毗得五色舍利百餘粒翼日瘞靈骨於
當山後興塔之右即其上示窆堵焉閱世五十七坐夏三十二門
□□有餘人傳道於四方以名著者十餘人有示眾廣語游方
勘辯頌古偈贊流通於世師先在淮甸嘗膺椹服之賜及師名禪
定洎北來絕口不言唯號定光庵主自臨濟義元禪師凡十□□
□出黃龍慧南南出照覺常總總出廣鑿行瑛瑛出舒州法華證
道禪寺住持承言言即師嗣法師也師常歎今時傳法紹嗣者往
往開堂有橫費及居普照因上堂便為法華和尚拈香□□飯
堂眾酬法乳而已性不積財住靈巖纔十月所得書付常住為供
僧用特喜賓客一時名卿鉅公慕其道行莫不願為友至千里走
介問安否師待人以誠不視貴賤高下其心恤□□動推惻隱
數於道路解衣以遺寒者噤凍而歸又好儲諸良藥拯救患難見
有疾苦如出諸已於是感恩懷惠與其參學問法者相半所至交
口稱譽出於自然聞者歡喜願居門下奔□□唯恐其後可謂

道重一時名高四遠者矣趣寂之日遠邇莫不哀歎師故人孫力
智彥周聞師示滅亟走諸山宿中道夢師若平生來告曰山僧兩
來靈巖矣即指其藏骨所在驚寤見□□光粲然移時方滅既
抵寺僧或告寺有故延珣禪師塔其銘文有意舍浮華情耽定慧
之語良符彥周之夢是知師應跡世間豈偶然哉銘曰
饑鷹摩空得肉乃飽韓盧待喉志厲霜草追飛逐走聊以自娛陷
心潰腦衣袖為朱定光老人少年如此勇猛悔悟是真佛子一瓶
一鉢誓堅志願石頭路滑請益無倦傳心得妙為眾□□跡空
谷人不我遺兩坐道場接物利生事有固然逃名得名眾仰其德
罔不自厲壓以至誠不嚴而治優游請退從吾所好使君眷厚竟
莫之報死生常事戲劇有情於我何有擺手便□□萬仞靈塔
百尺山低塔高不俟他日秦山志

長清靈巖寺妙空禪師塔銘

皇統二年

失名

皇統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管勾濟南府十方靈巖下闕也後十有

五日門弟子禮源等葬師於本山之西下闕接聞師之道行甚久
因得熟師之容貌愛師之議下闕下勝絕之地相甲乙者不過二
三處故前後主僧下闕舉堪充其任者時師方住汝州南禪眾以
師名聞下闕緇素迎送者肩摩接踵光顯宗門為一時美事既下
闕人者也師諱淨如俗姓陳氏福州侯官縣人天姿下闕老旋湛
落髮為僧即受具足戒於州之開元寺乃下闕隱英之徒無有出
其右者密授薦福之印由是法下闕因佛日禪師惟岳有天下大
名王公大人日夕造下闕虛眾僧仰師名行禮請住持師口誘進
後學敷暢下闕殿經營輪奐皆出口口為眾口利口不憚勞人以
此下闕之爭而諭之以理皆盡歸所口田其度量過人類皆下闕
如常盜賊無有犯者豪右之家依師得脫者甚眾師下闕辟穀所
食者為果實菜茹者十餘年殊不見其癯瘠則下闕亂作頌辭眾
云四大幻形徒勞口別緣會而生緣下闕人之所難及口口宗
門系出臨濟初聞道於薦下闕也師兩席度弟子百有餘人學道

者以斯口道者下闕世弊於文口口口西方聖人口口口實口
或下闕七世爰有達摩達磨口來於意云何面壁不言要下闕上
士相繼偉哉如公得大智慧南禪靈巖四眾具下闕具陳見者聞
者以真得真因葬有塔豈資設飾因下闕皇統二下闕石刻拓
本

壽聖寺僧德詠塔銘

失名

師諱德詠俗姓趙氏本貫平安鄉水谷里人也自幼口口口出
家父母送至神智寺禮僧辨公為師至元祐六年試經合格落髮
為僧受具戒已本村父老請住持壽聖寺四十餘年度小口口人
雲口寺六人僧臘五十俗壽七十一至天眷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口疾而終天眷三年六月五日石刻拓本

浦公禪師塔銘

大德二年

失名

師諱善浦京兆城東人也俗姓馮氏五代宰相可道六世孫母祿
氏夜口口口光貫霄覺而有娠祿氏心許出家師既生天資醱

厚始絕乳弗喜口口口口京兆臥龍禪院主僧慧初為師克
勤持誦至二十二歲試經削口口口口僧者本欲越愛河
登彼岸豈反修飾人事趨競齋供如繭自縛口口口口十餘
年閒雲門雪峯一皆參歷及再歸依香嚴謹禪師口口口口公
口口口口孟嘗門下新添劍客首座進曰鏌鋁未用利鈍焉知
公曰伯口口口口口是知音者若善浦口開正眼了見根口但口
欲傳非子不可翼日口口口法時宋宣和元年董待制知府事請
師口修聖壽自是之後或住天口或居口口爰經兵火歷更數郡
禪刹至皇統三年知耀州李甯遠以妙德珂口告口口其人一
日幕屬以師舉之公欣然具禮就京兆還居妙德開堂之後郡中
口口口可其志者或勸師以安眾為言師曰雲房無鎖鑰口莫惹
塵埃口是妙口口僧少造其室者惟師自處寂無纖翳不半載
閭閻父老雲集座下師口口口修葺堂殿表裏一新殊非常化
人以施財為念惟是郡民之誠持口口口口而口口門人一名

曰覺道至天德二年忽感疾於當年二月十三日□□□□皆侍左右師曰大丈夫當去住分明及午刻師遂整衣命筆□□□□云清風自清風明月自明月白雲消散後老僧無可說付以覺道結跏而化享年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四當月十五日覺道舉師喪葬於華原縣流口鄉待賓村宋家莊而起塔焉工告畢覺道煮茗謂余曰先師自提祖印六座道場今既歿忍以平昔之善與草木俱腐欲書之堅石以示後學一以□和尚之美一以表覺道之誠可乎余既哀其善又惜其善何辭以讓因書其實而繫之以銘云

嗚呼浦公模範禪叢雲門雪竇正眼皆同久提祖印開鑿盲聾今其何在明月清風金石萃編

開法寺重公大師壽塔銘

宋壽隆

師諱永重俗姓吳京兆府櫟陽縣永豐鄉小寇人以有幻之色身何不樂菩提之正路年十五主僧喜公和尚為師其朝夕奉侍之

勤未嘗懈不數年之間其經之奧妙之處無所不通二十為僧至二十四歲有武功大夫劉鈐轄捨賜紫宣持瑜珈祕密年四十遂住院後緣經兵火之灰燼而往往復欲修崇住持而不能再立師遂狼賊寇之患遂日以緣化為生而罄竭資財修計二百餘間并諸佛像壁畫之工皆極精妙而至豈能興復如此之功乎今年八十二落髮六人元孫六人師因修持誦經之暇嘗謂眾曰且於空門稍有功勤口一旦歸寂之後豈不於後塔一所置銘於上以為終身之地以此見師之僕願僕才之寡陋不足以讚師之行業辭之再下闕

唯師之行離垢出塵自於年幼特異常口一無所戀崇修精舍備歷苦辛輝華嚴口以此為銘傳之不朽石刻拓本

天竺三藏吽哈囉悉利幢記

耶律履

三藏沙門吽哈囉悉利本北師度末光闡國人住雞足山誦諸佛密語有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虎呼召風雨輒效皇統與其從父

弟三磨耶悉利等七人來至境上請游清涼山禮文殊朝命納之
既游清涼又游靈巖禮觀音像旋遠必千而後已而必作禮禮
必盡敬無閒日日受稻飯一椀座有賓客分與必徧自食其餘數
粒必結齋始至濟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磨耶主之至棣又建三
學寺大定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三學年六十三僧夏則未
聞也 佛祖通載

甘泉普濟寺賜紫嚴肅大師塔銘 大定七年 沙成之

師諱法律薊州醴泉鄉安固人也幼出家於甘泉普濟寺禮均上
人爲師於天慶七年十七歲試經受具足戒厥後聽習戒律爲宗
迨天眷三年官定充燕京左衛淨垢寺遂授善慶大德牒皇統二
年奉宣開啟普度檀度僧尼二眾約十萬餘人八年又奉宣越本
宗上試十題所荅無不中理選定充平州三學律主改授精正大
德牒官講滿特賜紫嚴肅大師牒本寺大眾共議署狀請爲提點
供濟眾僧不避寒暑六時行道未嘗或闕方十載餘令聞四溢請

住持者五中都駐蹕福田福勝香河勝福當山香水迄大定二年
官中復差請充都下煥湯院提點設濟飢民三年已備於六年六
月十五日告寂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二是時雖暑氣煩溽其尸
安然若石之不轉比茶毗四眾千餘人弔送無不哀慟洎終殯之
際有五色雲圍繞於上齒舌不煨視之如故蓋師生平佳持力也
門人宗律比丘素隆等奉遺骨葬於寺西敘始末屬余作銘義不
可辭銘曰

性資上智宗律爲風清高厲行紫牒庇躬傳戒十萬僧尼溥蒙宣
題奉試理無不通化辦濟眾久而愈恭熾之祥見齒舌弗鎔勒銘
幽石聊記芳蹤大定七年三月日 盤山志

翁同山院舍利塔記 大定九年 孫設

竊聞舍利者佛之真骨也雖烈焰百鍊不能成灰污津久淹不能
掩彩至堅至確動有殊異者何也蓋以佛之功德法力所熏故也
迄今仍有存者覆公法師靈塔是也師法諱圓覆俗姓李氏燕都

渤海人也方剛時作守門綱官至保義校尉遂住漁陽之西逮天
會中予告歸沈潛故里問道於翁同西院削髮衣褐隨緣化導皇
統二年二月閒遇恩具戒給得度牒恭禮香林西堂柔光為師後
住翁同西院重修上院府君祠并觀音殿金碧宏麗甲於幽薊一
日有數僧不知何來手授佛牙二顆炫明鮮潔璣珠流溢而師朝
莫設敬數僧倏然而沒於是珍藏二十餘載大定甲午四月初九
日謂門弟子曰白駒易過幻化匪堅一切有為終歸寂滅又曰余
宿珍藏佛牙及般若金經當於上寺之西誅蕪構塔以安其上余
骨卽置其下又曰生死無常各宜珍重語訖就枕奄然而逝春秋
八十有五僧夏三十有三其弟温公素與僕善祝之再四不能辭
據實而書之大定九年三月十五日

西庵院智崇禪師塔銘

梁朗

佛有內教外教頓漸之機其來尚矣內外兼通者西庵師其人也
師諱智崇俗姓王氏文德護塞里人也師七歲志樂釋門卓然不

可奪禮宣德法雄傳妙大師出家受其記前記游諸方聽學不倦
諸經律論悉精究焉爾後棲息禪林閒於西京西堂後歸雷首題
志磁州寶老造形悟道所謂人中著龜佛法中龍象也父母既沒
遂歸里中起庵於塋側及時進道以為追薦天眷中增廣其庵遂
成道院構堂數間莊嚴聖像復建雲堂香積并餘寮舍數十閒使
先塋之前皆布金之地十年未嘗出院三年不與人交語遠近無
不皈仰大定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卒於院春秋六十八臘三十七
死之前五日戒其門徒曰時將至矣又二日天大雨雪川原草木
皆成瓊瑤琪樹之狀死之後三日雨雪成瑞亦復如是茶毗既畢
齒不灰者二十有五其上覆以祥雲終宵不滅以戊戌十二月七
日丙申葬於庵溝門徒裕辨裕基裕金等共建靈塔走告子請銘
因刪其所錄行狀為銘曰
頓漸之教異途同歸孰稱龍象崇公禪師以戒定慧滅貪嗔癡德
行可仰福緣可資貝多音在窣堵波巍若稽景教請視斯碑

汝州香山觀音禪院慈照禪師塔銘

鄭子聯

昔釋迦文以無上微口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傳付上首迦口
 分派別要之大槩同歸於法慧口將炬代不乏人若夫永其悟入
 則精進匪口及其有得口聖諦口落口級口空中之空象外
 之象而因緣時節關機語言日用不窮為人天導師者逾四紀口
 其口姓口氏成都靈泉人也累口仕官父嘗為郡牧師生而驚悟
 不喜偶流俗年方幼學即出家師口受其通楞嚴法界觀及起信
 等論年十九乃遊四方參善知識皆承印可時黨公禪師者住持
 於脾肉腫潰流血盈器而口隨例入室黨公問曰如何是汝自己
 師云敲定生薑呷著酢又問錦江濯口落色問汝先徧參知識還
 處否師云問口見瞻黨公首肯之曰汝徹矣於是印口道源心
 地口徹遂監其寺為之竭力於寺事種種口就佛智既退席寺僧

與郡寮士庶以口餘三千口范口丞者守鄧州遂請諸朝錫以紫
 方袍號曰慈照皇統季年故參口韓口寺師辭以丹霞緣事有未
 既者不往天德二年汝守慕師之道行口還房丹霞丹口天然禪
 師之後三百年閒能嗣宗風者口行具吾死後口哭泣無衣白四
 年十二月五日謂侍者祖口住口明口戶牖無瑕翳一片空疑互
 古今置筆而逝春秋口法林祖俊等二百三十人乃奉其靈骨於
 丹霞香口窠口鋒口十有一人尼慧深者偏得師之道開堂於南
 都妙慧禪院口撫其實以書且為之銘曰
 苾蒻之修行不利已口粗則口凡聖口亦口龍同波堂堂老禪伯
 入真諦第一初無退口亦不落階級口四象口務集潮音洞寥寥
 法口千遊戲人間世口十部三年口浮雲口其去脫屣然香山妙
 高峯丹霞口門人卜真棲巍巍口塔口揖遺口聊說有為法大定
 十九年三月望日寶豐縣志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

金文最卷五十五

金文最卷五十五
此頁為金文拓片，內容模糊，難以辨識。

金文最卷五十六目錄

塔銘

- 濟州普照禪寺照公禪師塔銘 趙名灝
- 長清縣靈巖寺才公禪師塔銘 徐名闕
- 長清縣靈巖寺寶公禪師塔銘 翟炳
- 中京龍門山乾元禪寺杲公禪師塔銘 樂詵甫
- 利州精嚴禪寺蓋公和尚墓銘 趙秉文
- 汝州香山秀公禪師塔銘 李名關
- 清涼相禪師墓銘 元好問
- 華嚴寂大士墓銘 元好問
- 墳雲墓銘 元好問
- 告山贊禪師塔銘 元好問
- 道悟禪師塔誌 失名
- 虛明禪師塔誌 失名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一

靈巖寺雲禪師塔銘

皇統九年

釋正

觀

住持龍潭昭慶二院昭祥大師億公幢銘

釋寶

安

甘泉普濟寺通和尚塔記

釋圓

照

三泉寺英上人禪師塔記

釋覺

聰

辯士大師誠公戒師塔銘

釋師

偉

房山東嶽廟女冠卜道堅昇雲幢

釋失

名

中都右街紫金寺故僧行臻靈塔記

釋善

珍

大夏國葬舍利碣銘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二

夏張

陟

金文最卷五十六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塔銘

濟州普照禪寺照公禪師塔銘

趙 颯

師諱智照姓萬氏泰安奉符人世以農為業師自幼稚時體貌溫
和如成人性慕佛道不樂世閒榮利事父母聽許出家禮蓮峯山
主朗公為師大定十二年受具足戒其後遊方首訪沂陽真禪師
參叩元機朝夕忘倦已而謁裕公於聊城見師顏貌奇偉器宇宏
廓甚禮遇之師既入參機鋒迅捷非眾人可及欲請道要者凡數
年悟無所得頗蒙印可欲傳法衣師拒不受乃歸受業寺即谷山
禪師也因得省視以全孝道已而主持寺事發大誓願設萬僧齋
歲闋再替遂滿本願乃辭眾之沈上皓公禪會皓公一日出一句
偈曰枯木生花日師對之曰寒灰發焰時皓深許之足成一偈云
元微都及盡何似眼如眉皓公遷居濟上師從至郡為座元至是

方與皓公有密契處一言之下心華發明十方世界無非淨土大體大用莫不得之一日復歸蓮峯皓公謂師曰汝霜墜果熟時也固難冷坐孤峯當接物利生報佛恩耳師於是傳衣嗣法仍有偈付之曰黃龍正派湧波濤走電奔雷意氣高雲洞何人著精采好將鋤斧振吾曹師得法衣亦有偈曰雞足山中藏不定此回拈出更新鮮展開不費纖毫力免得黃梅半夜傳師抵蓮峯惟日中一食孤坐雲房入寂照三昧如是者數年皓公退居鉤盤太守劉公聞師道譽遣人齋疏請師住持師至濟上官民緇素傾心歸仰時大定二十九年也師所住寺久闕修飾自知法道大振可以成就勝事始於正殿莊嚴西方三大士像又□□□□法輪寶藏諸佛菩薩天龍鬼神四眾圍繞諸天香雲彌覆周帀皆窮極巧麗遂為東州瑰偉之觀師猶以為未也乃謂寺眾曰輪藏□□□□□□□□聞京師宏法寺有藏教板當往彼印造之即日啟行遂至其寺凡用錢二百萬有畸得金文二全藏以歸一寶輪藏黃卷赤軸

□□□□□殿中安置壁藏皆□梵冊漆板金字以為嚴飾庶幾清眾易於翻閱凡此勝緣若有神助富者施財壯者施力匠者施巧不四三年鐘樓門廡寮舍廚庫無有不備遑哉福田遂為東州第一落成之日作大法會空中慶雲皆成寶色又有樂音來自雲際四眾讚歎異口同音得未曾有師一日謂眾曰吾嗣有人續佛壽命又賴檀施此寺成就種種勤苦皆利後人吾於佛門無媿矣忽示疾留偈辭世云濟水灘頭厭世歸黃梁夢裏盡成非轉身不守虛明地懶看庭前片月暉言訖端坐而逝實明昌六年八月十二日也送葬者數萬人無不感泣茶毗已爪甲不灰舍利莫知其數非師道德超邁能致是耶信可謂死而不亡者矣師享年四十有五僧臘二十有二嗣法三人曰宗能廣慶智寶落髮門弟子八人曰祖顯祖正祖了感祐廣安祖義廣琛廣珍皆精進辨道具戒定慧有師道風起建靈塔於郡之北監寺僧祖方暨廣琛來京師謁文於黃山趙胤欲刻諸石以傳不朽胤與師同鄉里知師為

詳義不可辭乃遂序而銘之銘曰

堂堂照公僧中之英脫離情識起出死生傳持之餘興大佛事莊嚴道場修建長利煌煌金文照映寶輪於無相中以法施人了人己儼然示寂我銘其塔永世楷式承直郎試尚書禮部郎中兼秘書丞趙颯撰石刻拓本

長清縣靈巖寺才公禪師塔銘

徐名闕

大定丙午靈巖比丘廣方狀其師之行謂僕曰先師之道價推重於人久矣廣方曩自下闕知皆師之力也亡何示寂於東原門人分其靈骨塔於方山之陽以慰其孝思禮也廣下闕至岱宗之麓逢監寺宗旨謂廣方曰先師靈骨有塔而碑未立子從先師學最久其下闕僕應之曰師之教大東州人人能言之不特以文字而後顯也何以銘為又廣方下闕韓氏睢陽人也年甫十歲適兵荒之難父母昆季殂謝殆盡唯餘王母叔父存焉十下闕開法無以報乞身於王母叔父欲去家為釋子者屢矣皆不能割愛以之許

後王母

下闕

藏院主僧智昭得之而喜師獨埽一室取上生肇論

法界觀晝夜服習而身之皇統壬戌恩賚普席師乃依昭祝髮受

具戒一旦謁昭曰釋子本以究明心地欲徧游諸方求下闕開封

之法雲和單父之普照通泊山東河朔諸尊宿悉往參之最後聞

磁州大明師下闕月切留師侍旁遂服膺不去大明有仰山之行

從太師張公浩之請也師亦往侍之下闕聞開禪鍾聲默有所得

悲生悟中淚下如雨徑詣丈室見大明大明曰汝若忽遽有下闕

忌從他覓又舉馬祖喚作如如是變也若之何不變語未畢師

掩耳而出大明笑曰下闕知者已而大明退仰山師亦遠游焉有

若涿之範老獻之欽老保之明老鎮府之鍾下闕長與專使請師

住持聞之西走熊耳尋復歸滏陽以遂其本志久之大明記師曰

下闕於是辭大明而隱於東平之靈泉得一室於人境之外行住

坐臥無非道場閉影不下闕帥漕使勉之乃行囊錫既露厥問四

馳為法而來戶外履滿纔一年師倦於陪接潛遁下闕於濟鄆間

明年住大舟之延慶又明年住忻州之普照既而靈巖虛席敦請
 益至師因往下闕閣薦獻之殿歲壞月隳瓦毀桷腐無以風雨師
 乃規其廣而易之即其舊而新之是功也談下闕不能住持懇請
 者再遂從其請居興化四年師始得微疾集其徒曰早莫及辰日
 吾行矣下闕臘四十七日自洞山既寂之後再傳而得价又九傳
 而得辯而大明承其嫡派師受大明之密下闕中都之萬安浦滌
 益都之普照宗如義州之大明善住單州之普照道明大舟之延
 慶圓明下闕僕自惟疏謬乖寡於道何足以知師哉弟因其所言
 書而銘之銘曰

才公禪師道茂德純洞山之孫嗚呼天平曾不憖遺示寂於東原
 學徒烝烝得法衣是憑下闕終古其承大定二十七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石刻拓本

長清縣靈巖寺寶公禪師塔銘

翟炳

師姓武氏磁州里人師自童中挺立不羣骨相有異六歲依里中

王氏居舍學儒典八歲告父出下闕元言人皆敬畏既久無守株
 之心一日迺約里人朱買二人為方外之游二友從之游方既久
 復還下闕州聞座處性朴古少許親近師往下闕誠聞道座示禪林
 古德機語請益猶同素習侍瓶錫三載會下闕云為若白圭飾素
 則青煙不迷嘗見宗匠適投師意後師年十九歲投本州寂照菴
 禮祖榮長下闕眷三年試經具戒榮一日驀問師紙衣道者四料
 揀話得趣否師陳機應荅速於影響榮深肯之下闕再四懇請榮
 問云子將何之師云聞青州希辯禪師傳洞下正法眼藏演唱燕
 都萬壽禪寺禪侶下闕述長歌而之師至燕辯一見而奇之口
 門之龍象也師迺異待請充知藏辯一日室中問師下闕恍惚歸
 堂頓然大悟翼日證明默契其意辯加以淳淳然般若光中流出
 之句沐師俾亡寢餼禮下闕辯以法衣三頌付之師迺遁跡山東
 泗水靈光會靈巖虛席府尹韓公為轉運使康公淵保申行省下
 闕示寂仰天太師尚書令南陽郡王張公浩遣使齋疏命師住持

仰天棲隱禪寺續焰傳芳靡所不下闕還滄陽郡人迎師還近趨
 風踵相接野眾捧師於均慶西寺舊基還為精廬權以宴處侍養
 榮下闕一日遂將已俸三十萬持買大明寺額并給付符文行下
 相磁仰師住持師悉以丈室殿堂輪藏下闕省命王侯景慕衲子
 雲臻法徧諸天名飛四海師之緣法既成書頌狀告退隱於紫山
 祺峪兩處下闕十三年七月七日也師俗壽六十僧臘三十四
 師嗣法門人當山住持惠才蔚州人山持善下闕持性璘磁州大
 明住持圓智潛符密證者莫知其數及落髮門人宗明等五十有
 三授法名俗弟子下闕峪紫山四處建塔於是才公長老遣侍者
 廣證持孫居士實錄求銘於炳炳與禪師為方外之友下闕嘗囑
 炳為銘義不可辭乃作銘曰
 大有禪師為祥為瑞化作昂昂不勝尊貴建刹匡眾道傳性悟子
 夜獨下闕三關密密五位元元湛然歸真示寂滅相雪月混融水
 天晃漾分建此下闕大金大定十四年歲次甲午七月朔日石刻

拓本

中京龍門山乾元禪寺杲公禪師塔銘

并序

樂誥甫

師諱慧杲俗姓張其先河東太原人也後徙汝陰梁縣家世尚農
 孝養二親冬温夏清晏寢早起務勞其形骸及其壯也二親既喪
 簞簋禮終一日喟然歎曰四大本空身非我有男女不待婚嫁遂
 求出家依本縣甯國院公於承安閒祝髮受具服勤三年不怠一
 日辭師腰包徧歷叢林閒其有道者皆訪末後至乾元適丁照公
 住持請執弟子之禮摠衣入室因看法眼卷簾因緣有省照遂印
 可付以頌拂請為座元照化緣西行示寂於河中西巖師潛居如
 眾時出一二語不羣因斯囊錫始露果熟香飄眾命繼後住持石
 抹知府孫鐸劉之昂敦請勸緣以為外護師之鼓揚寺事日興惟
 以坐禪為樂少語而寡合無求而樂施篤實含光鼎新其德諸方
 雲奔海赴常不啻二千指與夫洗去蔬笋氣味彫肝斲腎搜索奇
 字竊用古人之言合於六藝求知士大夫以取詩聲者故有閒矣

公之住持近十餘年次住香山二年退居葉縣講武堂勸寺一所僧俗皆歸焉厥功既成拂衣長往眾莫能挽至寶豐大覺作終焉之計一日因疾書頌示徒怡然坐逝師之春秋五十有六僧臘十五佛事三日茶毗受其弟子五十有六其十二分骨建塔珎鑿狀師之行求塔銘於僕僕筆視久廢文拙語陋故不足以發揚令師之美再三辭不獲免故為之銘曰

落落杲公僧中之龍壯歲厭俗以道是從燂雞出湯澤雉脫籠祝髮依師叢林著脚末後乾元得法於照劉君之昂請師鼓揚寺事日暮作大道場雲奔四眾海赴諸方作師子吼如金剛幢望之斂衽其誰敢當兩處住持度人已畢書頌示徒怡然坐逝雲散露晞槁壤蟬蛻其徒分骨塔於龍門山灰水涸其師獨存興定二年九月十五日 石刻拓本

利州精嚴禪寺蓋公和尚墓銘

趙秉文

臨濟自佛果沿而下之至於佛日自四明泝而上之至於佛鑑俱

出於五祖演而佛鑑傳四華曷曷傳四明達達為今北京松林北遷第一祖師四明之孫微公之子也張其姓諱圓蓋永昌阜俗人十九棄俗而僧甘棄律而禪參玉泉名公闕安寶公以機緣不契退而歎曰大丈夫肩荷佛祖未生前大事直須全身放下始得遂退居靈巖佛髻山結茅棲隱者數載山空無人以水流雲飛為受用久之梅子將熟詣北京謁微公求印證公初不之許既而不參而參無得而得一日舉黃龍心正不妄動話師以頌舉似有鐵樹開花之語公曰可矣汝其行乎大定六年始開堂於精嚴繼席松林靈感明昌六年五月預告終期跏趺而逝茶毗之日瑞彰舍利戒定力也俗壽六十有四僧臘三十師行峻而方故學者遵其道而憚其律所居不過一二載尋返舊隱晚得瓊嗣銘曰黃龍一句諸方膽喪極盡元微全無伎倆伶衲僧剔足眉棱鐵樹花開炎天造冰三上洞天九到投子一言相契草鞋挂起臨濟法將松林道場轉身就父撒手還鄉沒眼禪和覓不可見魚犀夜

金文最卷五十一
塘鹿趁陽燄松漠之北利州之東無縫塔樣八面玲瓏一時推倒
河清海晏花落清嘍月明秋雁謹從 欽定熱河志恭錄

汝州香山秀公禪師塔銘

李名闕

夫法惟不生真心何滅道高十哲□成浪死之儔有貪嗔癡沈溺
之因非妙用無方而云力空入鄺垂□問佛祖□能□化塵安有
利生之潤維師秀公穎悟自心本來清淨無漏智性本自具足畢
竟無異修無修而行滿三祇證無證而功圓萬德□京鄆陵人也
姓□氏幼不茹葷血自誓出家大相國寺智海禪院禮長老德密
爲師訓名法秀年一十七於大定壬午得度結束前遇其□自攜
瓶錫徧歷諸方所至不留隨儀扣激歷參親教密公印許首住香
峯叢林聞見道眼分明大定辛丑九月□有五日□癸□唐國公
主駙馬統年烏林蒼請住智海禪院內明一心外通三藏把住放
行全由自己至於甲辰因香山火燼而成灰□請住持□不數載
復建如初至於丁未洒心恬淡倦於應接拂衣退之住持定公□

大眾請師西堂於承安戊午年壬戌月二十有八日師□曰地水
火風四大放下全無罣礙如□撒手還鄉始信虛□壞壞不壞青
山淥水依然在言訖安坐日將昃而逝報年五十有六僧臘壽三
十有九茶毗門人有七嗣法二人孫有三其洪□等建塔於□之
陽以文□乎信□易□是之本行故略由耳□□□□□□敘
始末遂爲之銘曰

□幼離父母捨愛欲苦徧歷諸方呵佛罵□發菩提心已別地獄
大悲作鄰觀音爲侶蕩蕩真如巍巍是主隻履西歸全身脫去拈
槌豎拂□曰露步金骨成灰靈光下闕泰和丁卯正月日寶豐縣

清涼相禪師墓銘

元好問

清涼唐廢寺大定中第一代琇公開荆棘立之兩山閒初無所知
名琇歿後遂虛席久之西巖德來居德輩流中號爲楚楚者又屏
山李公爲之護持苟可以用力則無不至而亦竟無所成蓋又一

再傳而得吾西溪師西溪道行清實臨濟一枝以北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爲大夫士之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不肖皆喜曰相禪師來清涼不寂寞矣當是時諸禪方以貲雄相夸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閒清涼儉狹僻左僅庇風雨石田不能百畝師一顧盼而雲山爲之改色向之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師諱宏相出於沂水王氏幼卽棄其家爲佛子事沂州普照僧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服乃恣讀內外書凡十年多所究觀聞虛明亨和尚住普照道價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虛明知其不凡欣然納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少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涼師勤於接納有諮決之者爲之徵詰開示傾困倒廩無復餘地故雖退居謝事而學者益親之而某年月日示疾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義曰喆而爲上首所證三人曰顯今嗣師席曰靜曰雋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涼并錄一卷傳諸方顯等

以某年月日奉師遺骨塔於西溪之上以狀來乞銘凡此皆狀所言也初子未識師有傳其詩與文來者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則清而圓有晚唐以來風調其深入理窟七縱八擒則又於近世詩僧不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閒有程沂州戲名幡問之侍者云師與程遊甚款歿後歲時祀之子用是與之交嘗同游蘭若峯道中談避寇時事師以爲凡出身以對世者能外死生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功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師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子驚問甯有所損否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爲石頭所勘聞者皆大笑然亦歎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而不妄也子嘗論師之爲人款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怫然之氣不能自掩平居教學者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靜則決不可入世閒學謾廢日力耳及自爲詩則言

語動作一切以寓之至會息頃不能忘此爲不可曉者今年西堂
成約子來習靜度此夏比京師歸而師歿矣惜子欲叩其所知而
不及也乃爲之銘曰

理性與融物迹與通不雷不霆有聲隆隆宴坐中林薇藿不充朝
詩有瓢暮詩有筒澹其無心愈出愈工處順而老安常而終覺海
虛舟莫知所窮嘗試臨西溪揖層峯萬景前陳而白塔屹乎其中
悠然而雲泠然而風頽然而石鬱然而松彼上人者且未泯其音
容孰亡孰存孰異孰同招歸來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遺山集

華嚴寂大士墓銘

元好問

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爲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
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甯
寶和尚父歿乃祝髮居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
以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兵南來
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鄂城師以華嚴爲業手鈔全經日誦

四帙爲課既客居徒眾解散獨處土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
者云吾爲龍天說耳龕前叢竹旣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爲道念
堅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眾
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而化壽七十
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它靈異甚多此不具錄起塔於普照
華嚴廣陽之大聖舞陽之宏教傳法界觀四人祖登法昌福柔尼
了遇落髮三人辛卯夏四月昌等因比丘尼淨蓮求子銘其墓蓮
卽道學郝葉縣之甥父尉南陽秩滿棄官翁媪及諸弟如漢上龐
禪家說師平生於禪那有所得故不與他義學僧同其言不妄也
乃爲之銘銘曰

大方無隅涉迹則偏攝一切法歸頓漸圓究竟云何且實且權彼
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爲大法船一龕晏居幽祇滿前曾是
枯株秀穎鬱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爲大千

遺山集

墳雲墓銘

元好問

南陽靈山僧法雲往在鄉里時已棄家爲佛子遭歲饑乃能爲父
母輓車就倉千里母亡廬墓旁三年號哭無時父歿亦然山之人
謂之墳雲旌其孝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給詣師求講法
界觀明旦出門見庵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盃狀居民聞之老
幼畢集其在磚瓦上者皆持去文士爲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
泉不給用講學者患之一日寺西巖石間出一泉眾謂純孝之報
也世之桑門以割愛爲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今師孝其親者乃
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逃之然後爲出家耶師臨汾
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十一出家於洪洞之圓明師僧智真二十
五具戒受義學於廣化僧慧學禪於韶山義公來南陽主崇勝之
觀音院住靈山爲之起報恩寺於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日壽
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人覺懿行思行了爲上首明年起塔於
山前劉鄧州光父師鄉曲也知師爲詳託子銘其墓予以劉爲不
妄許可者乃爲之銘銘曰

僧雲之來晉臨汾六年居廬哭親墳地泉騰沸天花紛孝聲香如
世普薰何以表之今有文

遺山集

告山贊禪師塔銘

元好問

龍興汴禪師爲子言汴落髮於告山贊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
南北歸贊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歿於興定之末年年過
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輩凋喪師之行事無從考按至於卒葬時
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時事耳吾子嘗試聽之師
諱法贊出於兗州侯氏自幼出家事磁陽明首座大定閒以誦經
通得僧服卽以義理之學從事根性穎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參叩
詰洞見深秘得法於告山明和尚嗣法靈巖才師卽大名曾孫也
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未改師道風藹然爲諸方所
重再住兗州之普照州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內典與
師爲陶汰之友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繼爲先大夫薦冥
福禮有加焉其爲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汴老矣尙能記師沈默

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爲門戶計住持不務營造學者雖多
迄無授記者行義如是而使之隨世磨滅門人弟子實任其責竊
不自揆度敢以譏述爲請幸吾子惠顧之不肖交於汴公者三十
餘年矣汴南遷後嗣法虛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後蒙印可於臨濟
一枝亭亭直上不爲虐風凌雨之所摧偃龍興焚蕩之餘破屋數
椽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肯輕傍時貴之門余嘗以五言
贈之有大道疑高審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繞腹篋三條之句
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從來循流測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略
記贊公遺事故兼及之歲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河東人元某
書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一

道悟禪師塔誌

失名

佛光道悟禪師俗姓冠氏陝右蘭州人生而有齒年十六自欲出
家父母不聽乃不食數日許之祝髮後二年自臨洮歸於彎子店
宿夜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

也羅見也羅徧虛空只一个告其母曰吾拾得一物其母於囊橐
中尋索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自無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不
省他日欲游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
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寺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
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之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
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
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嘗有剽而殺
人者來告急師呼眾擒之曰卽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眾請命師
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
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旣歿師開堂出世拈香於鄭州之普
照復駐錫於三鄉竹閣菴時著白衣跨牛橫笛游於洛州人莫之
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向凡位裏去道我
不是聖不是凡才向毘盧頂上有些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於臨
洮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升座偶曰此席止講得一半去在至五月

十二日晚參翼日早盥漱畢呼侍者我病也尋藥去侍者足未及門師已臥逝方丈上有五色雲如寶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五十有五僧臘三十有九

佛祖通載

虛明禪師塔誌

失名

諱教亨號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山居任城有年矣齋於芒山村倚樹而化見夢於女弟馮自彭村浮圖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語其母及其子其夢正同詰旦至光道家師母劉夜夢安公來求寄宿是日師果生焉拳右拇指似不能伸瞬而未笑同業福廣福堅聞之來謁徑問安兄無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常獨臥空室其母聞人誦摩訶般若波羅蜜驚顧襁褓師猶囁嚅及晬試以經卷酒杯遽拾經卷少長不茹葷血唯見僧行造門輒喜從之故一時皆呼以馮山主芒山村碑之於石七歲出家禮本州崇覺院圓公爲師十三受具足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必領僧萬指十五游方聞鄭州普照

寶公法席之勝自汴梁發足是夜寶公夢慶雲如金芙蓉繽紛亂墜以告人曰吾十年無夢矣此何祥也翼日師來寶公心獨異之師朝夕參扣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凝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德滿驚曰師兄此何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於隕涕歸以語寶公公曰此僵臥人似欲轉動猶未印可曰曾看日面佛公案否師笑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人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參去定有自得力處一日師因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公遂記前曰吾謾汝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求出世師亦知緣至輒往應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左丞相夾谷清臣請師住中都潭柘歸隱缺門復駐錫於濟州之普照方丈後叢樹鬱鬱中有一株亭亭然高丈餘羣鴉以次來巢其上下十二級如浮圖狀眾賀曰和上佛法將大振乎不十數日奉章廟旨主慶壽寺

三年退居缺門知河南府國公石抹仲温以少林虛席請師繼之
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閒者數年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
謝絕賓客其嗣香山江延師于西堂慈雲海復乞侍奉至興定己
卯秋七月十日謂眾曰汝輩各宜著力索筆書頌其末後句云唵
一二三四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享年七十僧夏五十有八闍維
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灰舍利無算師自兒時額有圓珠至
是爆然飛去收靈骨建塔焉佛祖通載

靈巖寺雲禪師塔銘

皇統九年

釋正觀

師諱法雲字巨濟世居泉州同安縣西林林氏之子氏族甲於泉
南其祖諱益宋元豐閒天子知其人以諫議大夫除任下闕率相
繼惟師自襁褓中間鐘磬聲則合掌抵額或問以善言則應對無
滯皆與經語暗合至六歲屢請於父母欲出家下闕釋氏教受業
於當縣化度禪院禮尊宿德新以為師不喜羣居卜庵於院之側
榜其庵曰寂照晏坐自如修習禪定德璿下闕神駒爾左提右挈

朝夕警誨千里之行始於此也後至大倫山梵天禪寺致禪師會
下致見而奇之遂許入室叩請甚下闕者甚眾不知師出何語惟
聞致大笑厲聲曰子到不疑之地正要保任師掩耳而出自茲囊
錐穎露雲水之士皆願從之下闕嗣大相國寺智海禪院清禪師
清嗣雲居祐禪師祐嗣黃龍口禪師師每與同參論道相約曰雖
然佛法只者是然名山下闕不訪遂率諸道友遍歷祖席航海而
至密州密人扶老攜幼相迎於途者無慮數千人日加尊敬擇幽
隱以處之時兗州下闕公聞師之名嚮師之道請居普照六年大
闢禪關俾一方之眾知有此道者師之化也後靈巖虛席朝廷遴
選其人主之而謝鑾公移守濟南公採摭輿論以師名申省三請
而後從紹下闕邇悅慕當途公下闕轉運使康公尤為知遇
凡事之有益於常住者興之事之有損於常住者革之居四年而
殿宇下闕然以新忽語其徒下闕可以久居意欲脫然高引而
有事於遠遊也眾雖疑之而不知其所以然爾前八月十六日師

密遣人詣府陳狀求下闕之遂止越十有四日告疾眾召醫治之
 師曰因緣至此醫者奚用為在疾五日書頌以別眾曰秋八月兮
 船回波頭日卓下闕有何無倒騎鐵馬兮何賓何主撒手清風滿
 四維凝眸皓月超千古頌畢焚香端坐不言不口不餌至閏八月
 跏下闕有志於退休未幾而示寂豈不自知當然者耶議者惜其
 未盡所蘊而天厄其壽悲夫立塔於寺之西北隅祖塔之側壽下
 闕子十有一人皆質直守道無聞於時師有同參僧祖習自師出
 世輔之翼之使師之道行於世者習與有力焉習執師行下闕蒙
 師之獎激感習之高義而不敢辭乃為之銘曰
 授法溫陵播道東齊維茲爰始引導羣迷宗門聖箭釋氏神駒一
 音演唱下闕禪侶輻輳是則是儀解粘去縛為世大醫嗟乎蘊奧
 未盡施為臨行一句下闕跏趺口滅拂袖西歸方山之側宰堵巍
 巍仰懷其德祇敬其師式示來者泰山志

住持龍潭昭慶二院昭祥大師億公幢銘 釋寶安

師諱善億雒陽登封縣景店張氏之子也自童稚間立性孤標不
 投戲聚父母珍之遂捨於龍潭寺主僧進公上人為出家子師方
 年十歲矣既棲覺院觸事頹郡於紹聖元年蒙撥放得度戒品既
 具護如眼睛於時眾所推德清本院住持未幾興葺鼎新力雖至
 乏心無少怠故得雲行水止之眾仰風而臨繼而又承殿前太尉
 王公慕師碩德敦請兼住昭慶禪院其於修完宏眾等事並如本
 院公愈加敬仰特為師奏章服師名以報其德昭慶自此得長行
 度牒一道皆師之力也師柄此二院眾集百員二十年間炎寒無
 變一衲之外不稽餘貲建炎三年仲夏之月示化於凡世壽五十
 九法歲三十六二院度門人共二十員時屬禿世遽而口之迄於
 明昌四年間有門人安德等遂於歸山之前萬金嶺之東再卜窀
 宅厚而葬之俛命倕匠礪雲根刻神呪者庶恢饒益務盡孝思故
 也門人等一日以事囑余作記辭既不獲遂命筆記其實銘曰
 吾門紀綱億乎堂堂深游性海高立大方其心清淨超秋月光其

德芬馥比春蘭香示同有漏必歸無常葬烟嵐堆它龍虎岡以總
持力作大道場翼靜妙智歸安樂鄉雖古不變壠樹蒼蒼石刻拓

甘泉普濟寺通和尚塔記

釋圓照

洞山垂範冢範肅齊遞代相承不容忝竊必待其極可者方許以
嗣續焉雲孫辯公先參鹿門覺和尚許為吾宗再來人次侍芙蓉
潮楷老後方領眾青社天甯時會本朝撫定來都城所居奉恩華
嚴萬壽等寺皆為成就從來遊師之門學師之道何啻百千其閒
得堪傳授者止八人師其一也師法諱行通俗姓張氏雲中天德
人甫五歲不茹葷腥匪妄言笑常遊寺宇見聖像一一作禮父母
憐之俾依同里近泉寺雲懿耆德為徒遇恩具戒護持愈勤一日
本師緣有所忤欲行捶責以手舉杖移時不能下人咸異之至年
十八乃自奮曰迅速光陰何當得悟見性成佛之理未幾辭師徧
參知識天會中聞辯老唱法燕都特來參侍後從辯老至仰山言

下透脫尋印證為洞宗第十一世皇統中辯老入滅師繼住持數
十載凡事無鉅細悉依佛制至大定四年六月師以年老謝事雲
遊道經三河何公道院次年甘泉寺疏請住持一日忽謂眾曰人
生百歲七十還稀吾亦六十有九矣忝續祖道至於今時宜當順
世以示無常怡然而化茶毘日頗多異相何公仰山泊本寺析骨
為三分各建塔藏之甘泉塔在寺之正北高阜去寺僅三十步大
定五年八月望日述欽定盤山志

三泉寺英上人禪師塔記

釋覺聰

師號祥英俗姓黃氏世居香河望仙鄉人也父名公才母曰董氏
髫專慕道冠討離俗於興國院依委上人為師皇統二年蒙恩具
戒泊後於覺山憫忠寺聽習首楞嚴經至第八三漸次修有省處
游方在念利物為懷遍涉名山訪參師友心安頓歇寂憺疎食檝
衣忘寢或與虎豹同行無別異念一日冬夜撥火次倏然悟道觸
物無疑冥符圓通覺性澄圓放曠無礙一物不為可盡林泉之老

也奈何果熟香飄任緣化導所居報國中盤千像上方三泉水普
為修葺匪令淪墜至承安改元興國鄰村洪智壇信持疏伏請塲
圍院甃聊總綱維不幸承安四年二月十有九日以疾臥化猶大
覺入圓寂之地冥然臥雙樹之間迺俗壽七十有九夏臘五十有
八於是門徒慟泣不可勝數也伏感陰雲靉靄白霧垂祥茶毘之
時數十引從牽輿而行伏以白蓮瑞現花雨空中蟬化金光香馥
滿地四眾瞻仰歎曷盡矣門人志空分舍利葬於三泉之寺建塔
而安之伏與同修於虛明軒祈記道人曰
師之道行邈乎綿綿鬢鬣慕道冠離俗緣首効楞嚴參曹洞禪撥
火悟道覺性復圓韜光林下三十餘年一物匪為果熟飄然盤陽
十寺修葺從緣末後鄉老命疊甃垣噫哉緣盡以寂歸仙耶維瑞
現空雨白蓮金蟬化地白霧彌芊分奪舍利處處為先三泉之寺
巍巍塔堅虛明祈記強以銘焉筆不可書文豈能詮以光虛廓昭
符靈源來者瞻仰高鑠寒烟稽首歸誠今古明然

石刻拓本

辯士大師誠公戒師塔銘

釋師 偉

詳夫經史載事碑碣紀人事無妄而可以書有實而可以紀安
可莊德於珉弄文作錦徒駭視聽矣其惟純粹者熟歟故有我
為佛塔長慕道辭親而入僧門遂京兆府平實相院
為善江之庭侍而不厭勞而不怨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十九歲
中方落卽元祐法弟師乃質好音志宏性直不
學待免便乃法弟師參多士虛而往則實可
與之政和四年聞丞相公許師奇古衣辯大師
於後教風大扇日增輝法輪轉關中學士爭趨座下
暇領百人因等季僅十季矣每於講
囊誦蓮經雖乃一文二文吼石輪金激問有千義萬義廣之中

多□□□□拔萃不羣□□□□師而起□□講匠僧傑
大半皆師登門客也於法門寺塔四十年中□□仍建百師
會二□□檀首二□□趙公請住明因院改故重新有實相
院舊基前臨官道□□□□繁思翠□□清超
盡□□寺全上高岡□對南山眼觀渭水構屋□像狀出天成偶
□□請□翔界道過武功郊□□□□誤落一牙主人
收惜覆帛藏之後取瞻玩□生感應□□傍一象豆上□□麻□
玉爭□□歎異俗□七十七僧□十八度門弟□六人曰法
潤法雲法雨法□法□法□小師十一人曰□清惠通廣教
法□道溥清惠海洪法然善學□爽天德二年秋夜□□驚
失□□□□□□有懸崖約高二丈飛身誤墜下坐儼
然語笑清冷襟帶完結儻非神物護衛安能□髮無虞是年十二
月初三日□□寂滅之界靡示少疾之因觀心無常絕滄□□半
粒觀身不淨□飲清水□朝至□□日□沐浴湯著鮮潔服曲肱

而臥掩目而終當□膠墮指之時有肌膚柔軟之異□□紅色
還□壯年時□喪七日弔客盈門巾冠總角之流摩肩疊足之望
□緇□□悲□□并悲則□其人喜則異□□將臨宅兆預請諸
師建壇演尸羅之文靈圍萬眾隔棺傳德□□□後一人夜當
□□□頓現白□□□靈堂幕下而□至佛事場中而住人
人備觀漸漸潛消翼日舉棺葬於寺右墳深二丈上起一□庶俗
□號□乎感應掬土在□尋□戒珠一人喜躍騰聲四遠欣然響
應以□□□□□成□□復陷□□即臨風攤□□下輝生
夜即背月撥埃於中光出其戒珠也若□□小五色□明其□人
也有少有多四方不等墳壠初起之夜行人驛路之中望見紅紫
數段曲繞幾盤上貫虛空縮然成蓋煥□□□作大□□怪喧
呼□震村落寢人攬衣離開與客同瞰神毫間之日奚爲爾□□
□□泣相告□我戒師菩薩矣眾耳既聞同音稱善自後聯綿百
夜示現不同現其燈則作金作銀現其光則如旛如旒有從瑩起

來入寺中有自寺升去歸瑩內或斷或續還同截繡縫花或高或低渾似舒霞□□異事非一□略言之子孫思慕風議乃圖形建卯斯可見有實事而無纖塵莊德排諦語而絕點墨加文不盡發揚聊賦銘曰

秦中法將慧劍倚天蕩除妖孽彌輔金僊教風浩浩佛道平平如何不世失我巨賢月沈碧落珠沒清淵山原骨宅竹□名編陵移谷變嘉譽長傳大定五年八月十日石刻拓本

房山東嶽廟女冠卜道堅昇雲幢

失名

蓋積功累行者世之所向受持齋戒者人之所推歷觀古昔爲道之士或盡力而行或中道而止者不爲不多矣能抱道專一度脫塵凡古難其人觀於龐公審照刹那之悟皆由此理邇者女冠卜氏俗本房山自幼年而悟出家後受恩戒法名道堅棄俗歸真四十餘年矣□□□□□□□□太上正一法錄清潔嚴肅驅邪治病無不應者門徒養志德數人皆述其本邑壇眾知其德行清

高遂請至本邑東嶽行廟構壇治病□□□□觀其前後建功求諸事業莫不盡普度春秋七十有四乃泰和丙寅四月十有七日巳年殊無疾病召門弟子曰來日辰時須當行上右手稽首侍者驚曰況師安康何發此語有頃至夜如其眠徐往觀之誠如其言也若非至人安得如此明了門徒以下闕泰和八年四月十有八日立石石刻拓本

中都右街紫金寺故僧行臻靈塔記

釋善珍

臻公者寶坻縣青公臺東保君政第三男也俗姓楊氏承安三年遇恩具戒於承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示寂承安五年四月十三日寺主善珍建謹從欽定日下舊聞考恭錄

大夏國葬舍利碣銘

夏張陟

臣聞如來降兜率天宮寄迦維衛國剖諸母脅生□□靈踰彼王城學多瑞氣甫及半紀頗驗成功行教□□衍之年入涅槃仲春之月舍利麗黃金之色齒牙宣白玉之光依歸者雲屯供養者雨

集其來向矣無得稱焉我聖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陛下敏辯通
 唐堯英雄口漢祖欽崇佛道撰述蕃文柰苑蓮宮悉心修飾金乘
 寶界合掌護持是致東土名流西天達士進舍利一百五十鬘并
 中指骨一節戲佛手一枝及頂骨一方磬以銀槲金棺鐵甲石匱
 衣以寶物口以毗沙下通握地之泉上構通雲之塔香花永口金
 石周陳所願者保佑邦家並南山之堅固維持元嗣同春葛之延
 長百僚齊奉立之誠萬姓等安家之懇邊塞之干戈偃息倉箱之
 菽麥豐盈口於萬品之瑞靡息一口之口謹為之銘曰

口者降神兮開覺有情肇登西印兮教化東行口口之後兮舍利
 光明一切眾生兮供養虔誠口口聖主兮敬其三保五百尺修兮
 號曰塔形口口兼兮葬於茲壤天長地久兮庶幾不傾大夏天

慶三年八月十日建

朔方新志

以上原列卷一百十二

錄之金吾案夏天慶三年金承安元年也其時夏臣屬於金故附

金文最卷五十六

